

契夫劇集
訶戲選三

三
姊
妹

文生生活出版社刊

譯文叢書

契訶夫戲劇選集

曹靖華譯

三姊妹

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

中國文學叢書

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
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



契訶夫戲劇選集：

一 伊凡諾夫

麗 尼譯

二 海鷗

麗 尼譯

三 三姊妹

曹靖華譯

四 萬尼亞舅舅

麗 尼譯

五 櫻桃園

滿 濟譯

528120

民國37.1.8

人物

安得列·蒲洛左洛夫

娜姐霞·其未婚妻，在第二幕裏就出了嫁。

娥爾加

瑪霞

他的姊妹們。

衣麗娜

斐得·庫雷庚——中學教員，瑪霞的丈夫。

亞力山大·拿世英——陸軍中校，砲隊連長。

尼古拉·屠怎霸荷——男爵，陸軍中尉。

華西里·蘇林內，二等上尉。

伊凡·齊布德金，軍醫。

亞歷賽·斐杜其克——陸軍少尉。

吳繼美·路得——陸軍少尉。

費拉潘——地方自治會聽差，老頭。
麼裘霞——奶媽，八十歲的老婆。

地 點

在一內地的小城市裏。

第

一

幕

在蒲洛左洛夫的家中，一座有圓柱子的客廳。從圓柱子後邊可以看見一個大會堂。時在正午，滿院子陽光照着，很是爽快。在大會堂裏邊，桌上預備着早餐。娥爾加穿着天青色的女子中學教員制服，她常常站着走着都是不住的在改學生的草本；瑪霞穿着黑色的衣服，把帽子放在膝蓋上，坐在那裏看書，衣麗娜穿着白色的衣服，站在那裏

沈思。

娥

父親死了整整一年了，恰好就是在這一天，就是五月五日，就是在你的命名日，衣麗娜。那時候下着雪，天氣冷極了。那時我想着我不能再延殘命了；你昏迷不醒的躺着，彷彿死人一樣。一年的時光過去了，我們回想起這些也不憂傷了；你現在穿起這白色的衣服，你的容顏發着光輝。（時鐘打了十二下）那時候鐘也正在打着呢。（少停）我記得，那時父親出殯的時候，奏着軍樂，在墳上放着槍。他雖是一個將軍，是砲隊的旅長，但是那時送殯的人很少。不過那時在下着雨，很大的雪和雨。衣麗娜又想着這些呢！

1

娥

今天很緩和，窗子可以打開吧，可是樺樹還沒有發芽呢。在十一年前，父親任命爲

【圓柱後面，大會堂的桌旁有屠念霸荷，齊布德金和蘇林內在那裏坐着。】

旅長之後，就帶着我們離開了莫斯科，我記得清清楚楚的是五月初間，就是在這時候，在莫斯科的百花大都已經開放了，天氣很溫和，一切都被陽光照着。十一年的時光已經過去了，可是我回憶起那兒的一切，彷彿昨天才離開那兒似的。唉！今天早晨醒來的時候，我看着那陽光，看着那春色，那愉快在我心靈裏波動着，我迫切的懷念着我的故鄉。

齊 可不是嗎！

屠 自然是瞎說。

瑪 （望着書沈思，低聲哼着歌。）

娥 別說了，瑪霞。你怎麼能夠這樣呢！（少停）我因為天天要到學校裏去，課後還要教書教到天晚，我的頭常常都是痛着，我覺得我彷彿已經衰老了，實在我在這四年之內，在校中服務，我覺得我的精力和年華，一天天的都消耗去了，不過只剩得些幻想，愈想愈利害……

衣 到莫斯科去吧。把房子賣掉，把這裏一切都結束結束到莫斯科去吧……

娥 是了！快些到莫斯科去。

【齊布德金與屠怎霸荷都笑起來。】

衣 哥哥大概將來要做一個教授，他反正是不在此地住。不過爲着可憐的瑪霞是很困難的。

娥 (低聲哼着歌。)

衣 上帝保佑，一切都好起來的。(望着窗子)今天天氣好極了。我不知道爲什麼我心裏這樣的清爽！今天早晨我想起來是我的命名日，我突然感覺到很愉快，我又想起我童年的母親在世的時候，這樣美麗，在我心靈裏波動着；好美麗的思想啊！

娥 今天你滿面發着光輝，長得分外美麗了。瑪霞也是很美麗。安得列從前長的很好看，不過發得太胖了，這對於他很不方便。可是我變得很老相了，很憔悴了，這大概是因爲在學校裏氣那些小姑娘氣的了。哦，今天可清閑了，我在家裏，我的頭也不痛了，我覺得我自己比昨天年輕了好些。我已經二十八歲了，不過……一切都很好，一切都是上帝賜與的恩惠，可是我想着，如果我嫁一個丈夫，我整天坐在家裏，那比較着是更好了。(少停。)我一定會愛我的丈夫。

屠 (向蘇林內)你們真會瞎扯，我真是聽夠了。(望客廳走去)忘了告訴你了；我們新任的砲隊連長韋世英先生今天要來拜會你們的。(坐在鋼琴旁邊。)

娥 哦，好極了！歡迎，歡迎。

衣 他年紀很大了嗎？

屠 不，不很大。頂大不過四十歲，四十五歲。（低聲奏着琴）看相貌是個很知趣的。不笨——這是的確不錯的。不過愛多說話。

衣 是很知趣的人嗎？

屠 是的，還可以，不過他有老婆，有岳母，還有兩個小姑娘，並且他這還是第二次結婚呢。他去會客的時候，到處都給人說他有老婆，還有兩個小姑娘。到這裏他一定也要說呢。他的老婆是一個半傻子，拖着很長的處女的髮辮，好吹牛，愛談天，並且常常還愛去尋死，大概因此給她丈夫不少的磨難。要是我，早已都拋開她了，可是他都忍受了，不過只在人面前訴說訴說她吧了。

蘇 （同齊布德金由大會堂來到客廳裏）我一隻手可以舉起來六十斤，可是兩隻手就可以舉起來二百斤，或二百四十斤。因此我得到一個結論；兩個人比一個人的力量不只大兩倍，是大三倍還多……

齊 （走着看着報）。治頭髮脫掉的法子是用二錢樟腦，半瓶酒精，溶解開，天天擦着……（往日記上寫着）記上了！（向蘇林內）那麼着，我告訴你，用一個木塞把瓶口塞住，再用一根小玻璃管穿過木塞……然後你再去撮一把普通明礬……

衣 伊凡，親愛的伊凡。

齊 什麼，我的小姑娘，我的親愛的？

衣 你告訴我，我爲什麼今天覺得這樣幸福？我彷彿在一個帆船上，那遼闊無際的青天

，在我上邊覆蓋着，我彷彿背着一羣很大的白鳥。這個因爲什麼？因爲什麼？

齊 （很溫柔的吻着她的兩手）我的白鳥……

衣 當我今天醒了之後，我起來洗了洗臉，我忽然想着我在這世上對於一切我都明白了，我並且知道應當怎樣活着。親愛的伊凡，一切我都知道了。凡人都應當勞動，應當臉上流着汗珠去工作，無論他是誰，在勞動和工作裏邊，都含蓄着他的意義和他生存的目的；含蓄着他的幸福，他的愉快最好是做一個工人，天剛亮就起來在街上打石頭，或是做一個牧童或是做一個教師去教孩子，或是在鐵路上做一個機師……唉，做一個人若不能這樣，那真不如變個牛馬，都比那些年輕的女人強得多；她們到十二點鐘才起來，起來坐在牀上喝咖啡，喝了咖啡，穿衣服又得兩個鐘頭……唉，這是多可惡呵！我想工作的心情，好像人們在極熱的天氣裏，時時想去喝水的一樣的迫切。伊凡，假使我將來不早早的起來去工作，你一定跟我絕交了。

齊 （很溫和的樣子）絕交，絕交……

娥 父親叫我們每天七點鐘起來，現在衣麗娜每天睡到七點鐘才能醒，至少到了九點鐘的時候，她還是躺在牀上想心事。但是她帶着沈思的面容！（笑。）

衣 你總是把我當小女孩子看，我帶着沈思的面容的時候，你總覺得很奇怪。我已經二十歲了！

屠 我渴想着勞動，唉，天呵，我是怎樣的了解呵！我生來不會作一次工。我在嚴寒的聖彼得堡，而且在遊手好閑的家裏；向來不知道什麼勞動和一切的艱難。記得有一天我從軍士學校回家，聽差給我脫靴子，我在那時發脾氣，可是我的母親看着我無限的喜歡；人家不是這樣看我的時候，她老人家還奇怪呢，他們嬌養我，不讓我勞動；可是那里嬌養得住，那里能夠呵！時光來到了，那一切偉大，新鮮，白浪掀天似的新潮，都一步步的逼進我們了；那白浪掀天的潮流快來把我們社會的惰性，冷酷，遊手好閑，卑污沈悶都沖洗了去！我要去作工，再過二十五年——三十年，將來每一個人都要去作工。每個人都要作工！

齊 我不去作工。

屠 你不在數內嗎！

蘇 好在過二十五年，你們已經都不在人世了。再過兩三年你們中風死了，或者我有時

火上來的時候，用槍把你們的腦袋打穿，一命嗚呼了。（到衣袋裏掏出一瓶香水，往胸前手上洒着。）

齊

（笑着）可是我實在從來什麼也不做。從大學畢業之後，我的指頭連動都沒有動過，連一本書也沒有看過，不過只看看報吧了……（從衣袋裏又掏了一張報。）這不是……報上說有位杜布洛柳包夫，但是他著作些什麼——我不知道……誰知道他作些什麼……（聽見樓下有叩門的聲音）哦……有人在樓下叫我呢，有人來找我來了，我馬上就來……請等一下……（理着鬍子，急遽的走出。）

衣

大概他想什麼法子呢。

屠

是的，他帶着很莊重的樣子出去了，大概要給你帶些禮物回來。

衣

真是討厭！

娥

是的，這真討厭。他常常作些冒昧的事。

瑪

海灣有棵碧綠的橡樹，樹上掛着金練……樹上掛着金練……（站起來低聲唱着。）

娥

你今天太不暢快了，瑪霞。

瑪

（唱着，戴上帽子。）

娥

你到那兒去？

瑪 回家去。

衣 真奇怪……

屠 人家在做命名日，你倒回去！

瑪 反正都是一個樣……我晚上來。再見吧。我的親愛的……（吻衣麗娜）再祝你康健而且幸福。從前當父親在世的時候，每逢我們的命名日，每次都有三四十個軍官來，從前是多熱鬧，今天只有這一半個人，寂寞得好像在沙漠上一樣……我要走了……我今天很愁悶，不大暢快，你也別聽我的話吧。（噙着眼淚笑着）以後再談吧，現在少陪了，我的親愛的，我要到別處去了。

衣 （不滿意）唉，你怎麼着呢……

娥 （噙着淚）我明白你，瑪霞。

蘇 如果一個男子去談哲理，那麼，這就叫做哲學，或者叫做詭辯學；如果有一個女子去談哲理，或者有兩個女子去談哲理，那麼這個叫做——我說不上來了。

瑪 你這可怕的人，你說這話要表示什麼意思呢？

蘇 沒有什麼。我嘆息都沒有來得及——一隻熊可撲上他了。（少停）。

瑪 （氣着，向娥爾加）別哭了！

【龐婆霞同費拉潘帶着點心入。】

龐 到這兒來，朋友。進來吧，不要緊。（向衣麗娜）這是地方自治會的普洛多波波夫先生教送來的點心……

衣 謝謝。回去代我謝謝他。（接點心。）

費 什麼？

衣 （大聲）替我謝謝！

娥 奶媽，把這點心給他些。費拉潘，來，教她到那里給你些點心吃。

費 什麼？

龐 我們走吧，費拉潘。我們走吧……（同費拉潘出。）

瑪 我不喜歡普洛多波波夫，不要再招呼他好了。

衣 我沒有招呼過他。

瑪 那就是了。

【齊布德金入，一個兵士拿着銀火壺，在他後面跟着；大家都驚異的轟吵着，表示不滿意的樣子。】

娥 （以手掩面）火壺！這真不了！（出去到大會堂裏，向桌子走去。）

衣 伊凡，你幹什麼！

屠 (笑) 我給你說過了。

瑪 伊凡，你簡直連一點羞恥都沒有！

齊 我的親愛的，我的親愛的，你是我唯一的愛人，在這世界上我最愛的就是你。我快六十歲了，我成了老頭子了，我是一個孤零零的衰弱的老頭子……我除了對於你的愛而外，我覺得一切都沒有意思了，如果要不是你，我早已都不在人間了……
 (向衣麗娜) 我的親愛的小姑娘，自從你生下來我就認識你……我從前抱過你……我愛過你母親……

衣 但是你爲什麼送這樣貴重的禮物呢！

齊 (噙着淚，生氣) 貴重禮物……哦，你太瞧不起人了！(向他的從卒) 把火壺拿到那裏去……(嘲弄着) 貴重的禮物……(從卒把火壺拿到大會堂去。)

庵 (走客廳經過) 親愛的，有位軍官來了，他是生人。他已經把大衣脫了，姑娘們，到這裏來。衣麗娜，你要放和氣一點，放殷勤一點(往外走着) 吃早飯已經早到時候了……天呵……

屠 韋世英先生大概要來。

屠 章世英先生！

章 (向瑪霞和衣麗娜)容我自己來介紹吧：我是章世英。我究竟會見你們了，真是喜出望外。你們可長這樣大了！呵呀！呵呀！

衣 請坐，請坐。我們十分歡迎。

章 (愉快)我真愉快極了，我真愉快極了！你們姊妹三個；我記得還是三個小姑娘呢。面目已經記不清了，只記得你們的父親從前有三個小姑娘，我記的清清楚楚的，並且還親眼見過的。時光的真快呵！唉，唉，時光過的真快呵！

屠 亞力山大是從莫斯科來的。

衣 從莫斯科來的嗎？你從莫斯科來的嗎？

章 是的，是從那里來的。你們的父親從前在那里做砲隊旅長的時候，我在那一旅做過軍官。(向瑪霞)你的面目彷彿還有點記得。

瑪 可是我對你一點也記不清楚了！

衣 娥爾加！娥爾加！(往大會堂裏喊着)娥爾加，來啲！

娥 (由大會堂到客廳來。)

衣 陸軍中尉韋世英先生原來從莫斯科來的。

韋 娥爾加，你大概是大的……可是，瑪霞，你……衣麗娜一定最小……

娥 你是從莫斯科來的嗎？

韋 是的。我從前在那兒讀書，後來就在莫斯科作事，在那里作事作了很久，後來任命爲此地的砲隊連長，才到這兒與你們相見。我自己對你們一點也記不清楚了，不過只記得從前你們有姊妹三個。你們的令尊常常在我的心裏記憶着，我閉目一想，就看見他好像活着的一樣。從前在莫斯科的時候，我常常到你們家裏去……

娥 我似乎一切都記得，只是想不起來……

韋 我叫亞力山大……

衣 亞力山大，你從莫斯科來……這真是意料不到的！

娥 你知到我們也要到莫斯科去了。

衣 我們想着到了秋天，我們已經在那里了。我們故鄉的城市，我們生在那兒……在舊
芭思漫街……她倆愉快的笑了起來。

瑪 無意中跟我們的鄉親見面了。（活潑）現在想起來了！娥爾加，你記得，在我們家裏都說有位「戀愛將軍」。你那時是個陸軍中校，你愛上了一個人，那時大家都給你

開玩笑的時候，不知怎的都給你叫『戀愛將軍』……

章 是的，是的……『戀愛將軍』，這是因為……

瑪 你那時不過多少有兩根鬍子……呵，現在你可變得這樣老相了！

章 是的，他們給我叫戀愛將軍的時候，那時我還年輕着呢，還正在講戀愛呢。可是現在不是那樣了。

娥 但是你還沒有一根白頭髮呢。你變得老相一點，可是還不算老。

章 但是，已經四十三歲了。你們離開莫斯科很久了嗎？

衣 十一年了。唉，你哭什麼呢 瑪霞，你真是古怪的人……（淚下）我也禁不住要哭了。

瑪 我不要緊。你在那道街住的？

章 在舊芭思漫街。

娥 我們也在那道街……

章 我有一個時候住在德國街。我從德國街到紅營去的時候，經過那『含悠橋』，那橋下的水聲，濺濺的響着，人世間的孤獨者站在那兒，千愁萬恨都湧上心頭來了。（少停）這裏有這樣一道寬闊美麗的江河！多美麗的河呵！

娥 是的，不過氣候太冷了。此地天氣冷而且有蚊蟲……

章 那里的話！這裏有這樣美麗適宜的斯拉夫的氣候。有森林，江河……並且這裏也有樺樹。那可愛的，羞羞澀澀的樺樹，我愛他比愛一切的樹都愛得很。在這里住着好極了。不過奇怪的，就是離火車站有四十里遠……誰也不知道爲什麼要這樣的。

蘇 我知道爲什麼要這樣。（大家都看着他）因爲如果火車站近了就是不遠，遠了就是不近。（都不知所措的啞場了一會。）

屠 你真是滑稽大家，華西里。

娥 我現在也想起你了。想起來了。

章 我認識你母親。

齊 她是很賢德的人，祝她在天國享福吧。

衣 媽媽葬在莫斯科的。

娥 在新處女尼庵裏……

瑪 你們想想看；我已經把她的面容都忘記了。這麼着人家對我們將來也會記不起。也要忘記的。

章 是的。都會忘記了的。我們這樣的命運，真是無可奈何呵，我們以爲那些莊嚴，偉大

的，極重要的東西，到了將來，都會被忘卻了，或者以爲無關輕重了。（少停）這也很有趣，我們現在簡直不能夠知道將來究竟什麼算是高尙的，重要的，什麼又算是可憐而可笑的。哥伯尼的發明，或科倫布的發見，在當初人家都以爲是無關輕重而且可笑的事，以爲那不過是些無名小卒發些荒唐無稽的空論吧了，並不以爲是真理嗎？我們現在的生活我們過慣了，將來人家也許以爲我們現在這種生活是畸形的，不便的，無意識的，不大清潔的，甚而是有罪的……

屠 誰知道？也許將來人家以爲我們的生活是高尙的，他們追想起我們的生活而起敬佩之心。現在沒有拷問，沒有刑罰，沒有攻擊，可是同時真痛苦極了！

蘇（細聲）嘖，嘖，嘖……不要讓男爵吃飯，光叫他談天好了。

屠 華西里，請你別攪擾我……（坐到別處）這終究是煩人得很！

蘇（細聲）嘖，嘖，嘖……

屠（向韋世英）痛苦現在都逼近來了——無限的痛苦呵！可是始終有人說：社會裏確有一種道德運動，已經興起了……

韋 是的，不錯，那自然。

齊 你剛才說的，人家將來都以為我們的生活是很高尙的；可是人總是下賤的……（站

起來）你瞧一瞧，我是多麼下賤。不過爲着安慰我自己起見，不得不說我的生活是高尙的罷了；這是很明白的道理。

【台後拉着提琴】

瑪 這是安得列拉的，是我們的哥哥。

衣 他是我們家裏的學者。大概將來可以做一個大學教授。爸爸從前是個武人，可是他的兒子卻想做學者呢。

瑪 這是爸爸的心願。

娥 我們今天笑弄他。他似乎有點愛上誰了。

衣 愛上了這裏的一個姑娘。她今天大概要到我們家裏來。

瑪 哈，她穿的真奇怪極了！穿的並不是不好看，並不是不時髦。他是簡直使人寒心極

了。她穿着一種奇怪的，光亮，淺黃色的裙子，上邊帶着這樣俗不堪耐的繆子，並且還穿着紅短衣。她的臉上洗的一道一道污垢！一道一道的污垢！安得列不會愛上她——我不想他還有嗜好，他真是拿我們的開心，真是惡作劇。昨天我聽說她要嫁給這里地方自治會會長蒲洛多波波夫。這也不錯……（到旁邊的門口）安得列，到這兒來！親愛的，到這里來一下！

【安得列入。】

娥 這是家兄安得列。

章 我是章世英。

安 我是蒲洛左洛夫。（拭着汗臉）就是你先生到我們這裏任砲隊連長的嗎？

娥 你想想，亞力山大是從莫斯科來的！

安 是的嗎？恭喜恭喜，現在我幾個妹妹恐怕太煩擾你了。

章 我卻已經使她們厭煩我了。

衣 你們來瞧一瞧吧，今天安得列送我一個像架，真好極了！（取出像架）這是他親自做的。

章 （看着像架，不知說什麼好）是的……這作品……

衣 還有在那鋼琴上放的那一個也是他做的。

安 （擺着手走去。）

娥 他是我們家裏的學者，會拉提琴，還會做這些小玩意，總而言之，他真是一個能手。

安得列，別走！他照例的——總是常常愛走。到這裏來！

【瑪霞與衣麗娜去抱着他，笑着往回拉。】

瑪 來，來！

安 請丟開我吧。

瑪 真好笑！從前人家都給亞力山大叫「戀愛將軍」，他連一點也不氣。

韋 一點也不！

瑪 我想給你叫「戀愛琴師」！

安 應該叫「戀愛戀愛」！……

娥 他愛上了！安得列愛上了！

衣 (拍手喝采) 好呀！好呀！再來一回！安得列愛上了！

齊 (走到安得列後邊，用兩手摟住他的腰) 天就是爲着愛情生出我們這些人來的！(哈

哈大笑着；他時時刻刻的拿着報紙。)

安 哦，夠了，夠了……(拭着臉) 我一夜沒有睡覺，現在有點不舒服。昨夜看書一直看到四點鐘，後來躺下去睡，可是連一點也沒有睡着。胡思亂想的一直想到天亮，到了太陽射入我寢室的時候還沒有睡着。我夏天要在這裏翻譯一本英文書。

韋 你會看英文書嗎？

安 是的。我們的父親從前強迫我們受教育。這真是可笑而且呆笨的事，但是我們還是

要承認這些的，他去世之後，我就發胖了，在這一年的之內，就慢慢的發胖了，省得我的身子從那被壓迫的地位解放出來了。謝謝我們的父親；我幾個妹妹都會法文、德文和英文，衣麗娜還會意大利文。但是，得到這些知識真是不容易呵！

瑪 在這樣的城裏，會三國文字真是用不着的奢侈品。這好像第六個手指頭，是同樣無用的附屬品。我們會那麼多真是多餘呵！

韋 那里話呢！(笑)你說你們能知道的真是多餘嗎！我以為在世界上無論在什麼沉悶閉塞的城裏，都應當有精明而且有學問的人。假定在這城裏的十萬居民裏邊，自然都是些頑固而且粗野的人，像你們這樣的，也不過只有三個了。自然你們周圍的大多數的愚民，不能受你們的影響；但是你們日常要慢慢的使我們的力量跟羣衆混合起來，那生活雖然窘迫着你們，可是你們還是不能夠消滅，你們的影響還是仍舊的存留着；你們去世之後，也須生出來像你們這樣的六個，十二個，以至於連續不絕，到後來大多數的人類都跟你們一樣了。經過二三十年之後，世界上的生活都變成十分的美麗。不可思議的美麗了。人們都渴望着這樣的生活，如果現在沒有這樣的生

活，那麼人們都預先感覺着牠，幻想着牠，預備着去追求牠，因此人們要比他們的祖宗多見多聞。(笑着)你們還訴說你能知道的是多餘嗎！

瑪 (脫下帽子) 我要去吃早飯了。

衣 (嘆息) 實在應當把這些話記下來……

【安得列暗暗的走出去。】

屠 你說：再過許多年，世界上的生活都變成十分的美麗，不可思議的美麗。這的確是
不錯的。但是要參加這現實的生活，就算遠遠的參加，也要有這個準備才好，要工
作才好……

章 (站起來) 是的。你們家裏的花真多呵！(環顧着) 房間也好極了，我真羨慕！可是我
平素住的房間裏邊；只放着兩張椅子，一張桌子，一個火爐，爐子還常常冒着煙。
在我家裏就是少這樣的花……(拭着手) 唉！怎麼好呢！

屠 是的，應當去工作，你大概想着我像一個容易動感情的德國人，老實告訴你，我是
饑國人，我連德國話也不會說。我的父親是奉希臘教的……(默)

章 (在台上走着) 我常常想：——假使要重新開始生活，而且是有意義的生活，那時怎
麼樣？以前經過的一種生活是黑暗的；現在別有一種清潔的生活了！那時，我們大
家首先總要竭力不蹈以前的覆轍，至少要造成一種新環境，——我們的房裏要滿種
着花草，光明溫潤……我有妻子，我有兩個小女孩，但是妻子還是不強健的夫人

，唉，假使我要重新開始生活，那我一定不願意結婚了……不了，不了！

【庫雷庚穿着制服人。】

庫 (走近衣麗娜)親愛的妹妹，我恭賀你的命名日，恭祝你康健，誠心誠意的祝你——你這樣年紀的女郎所應當受人祝賀的……我拿了這一本書送你做禮物吧。(給書)這是我編的我們學校的五十年的歷史。這是我無事的時候，隨便寫些瑣碎的東西，但是請你看一看吧。早安，諸位！(向章世英)我是庫雷庚，是這裏中學的教員，是七等文官。(向衣麗娜)在這本書上，你可以查出這五十年來，在我學堂裏畢業的人名姓氏。我所能作的我統統作了，如果有比我強的人來作，那一定是更好了。

衣 可是到復活節的時候，你已經要把這本書送給我了。

庫 (笑着)不可能的事。那麼着，最好把牠送給上校，請你帶去吧，上校，你帶去看看消遣吧。

章 謝謝你。(預備要走)同你們會面，我真是快活極了……

娥 你想走嗎？別走，別走！

衣 請你留在我們這裏吃早飯吧。

娥 我請求你在這裏吃早飯！

章（行禮）我恰好逢着你們命名日的宴會。請原諒我，我不知道，沒有給你們送禮……

【同娥爾加到大會堂去。】

庫 諸位，今天是禮拜日，是休息的日子，我們要去休息，我們要快樂快樂；各人有各人的年紀，各人有各人的地位，——大家快樂吧。地氈到夏天都應當收藏起來，收藏的時候，當用波斯粉或樟腦把他撒一下……羅馬人都很強壯，因為他們會勞動，會休息，他們從前有句格言說：『健全的智慧，寓於健全的身體之中。』他們的生
活，都是要有一定的常規的，我們的校長說：『生活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常規……如果他的生活失了常規，那就算完了——就是在我們一天的生活裏邊，也都要有常規。
（摟住瑪霞的腰笑着）瑪霞愛我。我的妻子愛我。窗子也跟地氈一塊兒收拾起來吧……我今天心裏真愉快極了。瑪霞，今天四點鐘我們到校長家裏去。教職員和他們的家眷都預備去旅行去。

瑪 我不去。

庫（傷心）親愛的瑪霞，爲什麼？

瑪 以後再說吧……（生氣）好，我去，不過請你離開我吧……走開。）

庫 後來我們再到校長家裏開晚會。雖然他有病，可是這人他很想社會上作事。他是

一個很不錯，很磊落光明的人物，昨天晚上開畢會議之後，他給我說：『真累了，真得！真累了！』（望了望牆上的鐘，又看了看自己的表）你的鐘快了七分。是的他說真累了！

【在後台拉着提琴】

娥 請位，請來吃早飯吧！吃點心吧！

康 哈，我親愛的娥爾加，我親愛的！昨天我從早晨作事一直作到晚上十一點鐘，真累了，今天覺得我自己很幸福的。（到大會堂向桌子走去）我親愛的……

齊 把報紙放到衣袋裏，理着鬍子）點心嗎？好極了！

瑪 （很莊重的向齊布德金）我要警告你：今天什麼都不要喝。聽見了嗎？你喝酒是很有害的。

齊 那里的話！我的病已經好了。我的酒病已經兩年沒有犯過了。（情不自禁）唉，親愛的，那反正不都是一個樣子嗎！

瑪 還是不敢喝好了，不敢喝。（牛着氣。但是不敢使她丈夫聽見他的話）晚上又要在校長家裏發悶了！

屠 如果我處到你的地位，我一定不去了……這很平常的。

齊 你不要去，我的親愛的。

瑪 但是，不能不去吧……這真是造孽的，活受罪的生活……（到大會堂去）
齊 （跟她走去）唉！

蘇 （在大會堂走着）嘖，嘖，嘖，……

屠 夠了，華西里，夠了。

蘇 嘖，嘖，嘖……

庫 （快活）視你健康，上校！我是教員，在這里也都不是外人，我是瑪霞的丈夫……她是很溫柔的，十分溫柔的……

韋 我要喝杯酒……（喝）祝你康健！（向娥爾加）我在你們這里好極了！……

【在客廳裏只剩下衣靈娜與屠忽爾荷。】

衣 瑪霞今天心不在肝了。她十八歲就出了嫁，那時她以為想是很精明的人。可是現在不是那樣了。他溫和倒是溫和，可就是不大精明。

娥 （情不自禁）安得列！來啣！

安 （在台後）就去了。（進來向桌子走去。）

屠 你想什麼？

衣 不想什麼。我不喜歡你們這位蘇林內，我並且害怕他。他光說些不中聽的話……

屠 他是很古怪的人。我有時很可憐他，有時很怨恨他，不過還是很可憐他。以為他是

很謙遜的人……當我們倆同他在一起的時候，他就很聰明，很和氣；可是到了大眾面前，他就成了很鹵莽，很粗野的人了。不要去，讓他們吃飯去吧。不要使我離開你。你想什麼呢？（少停）你二十歲，我還不到三十歲，我們正是來日方長，我拿着我全付的愛情來愛你……

衣 尼古拉，別對我講愛了。

屠 （沒聽見）我迫切的渴望着生活，奮鬥，勞動，這些渴望，在我心靈和我的愛打成一片，都付之與你，衣麗娜；你是很美麗的，我想着我們的生活真是美麗極了！你想什麼呢？

衣 你說：生活是很美麗的。這不過是你想着牠是這樣吧了！我們姊妹三個還沒有過過美麗的生活，只有牠壓迫着我們，好像荒草一般的乾燥……我的眼淚都流出來了。這些都是需用不着……（跟着拭了拭臉，微笑着）應當去工作，工作，我們不知道勞動，因此我們不快樂，我們看看我們的生活是多麼的黑暗呵。我們生下來就離開了人們，賤視勞動……

【娜姐霞穿着水紅色的衣服，束着綠帶子入。】

娜 那兒已經開早飯了……我來遲了……稍微照了照鏡子，理容（頭梳的大概還可以……看見衣服）親愛的衣麗娜，恭喜，恭喜！（親親的作長久的接吻）我們家裏有很多
的客，我實在慚愧……早安，尼古拉。

娥 （到客廳來）呵，娜姐霞，早安，我的親愛的！（接吻。）

娜 恭喜，恭喜。我們家裏這麼多的人，我真經不住吵鬧了……

娥 得了，在我們家裏的都是自己人。（驚奇的低聲說）你束着綠帶子！親愛的，這個很
不好！

娜 難道這還有什麼預兆嗎？

娥 不，這簡直不合適極了……並且有點太怪了……

娜 （帶着哭聲）是的嗎？你瞧這不是綠的，這是有光的。（跟着娥爾加到大會堂去。）

【大家都在大會堂坐下吃早飯；在客廳裏沒有一個人。】

庫 衣麗娜，我祝你嫁一個好丈夫。你已經到了出嫁的時候了。

齊 娜姐霞，我也祝你得到一個好丈夫。

庫 娜姐霞已經有人了。

瑪（用肉叉敲着碟子）吃杯酒再說！唉，酸梅子的生涯，我們哪里能不倒毒呀！
 康 你算什麼樣兒。

章 這酒真有味極了。這用什麼東西泡的？

蘇 用油蟲泡的。

衣（帶着哭聲）啐！啐！真惡心！……

娥 今天晚飯有燒雞，甜點心，蘋果。好在今天我一天都在家裏，晚上也在家裏……諸位，請晚上都來吧。

章 讓我晚上也來好了！

衣 請你來吧。

娜 他們都很隨便的。

齊 天就是爲着愛情才生出我們這些人來的。（笑。）

安（生氣）別說了，諸位！你們別再討厭我吧。

【裴杜其克和路得帶着很大的花籃進來。】

裴 但是，大家都已經開早飯呢。

路（大聲，咬着舌頭）開早飯嗎？是的，已經開早飯了……

裴 少等一下！（照相）好！再少等一下……照第二張）好，現在好了！（把花籃收拾起來，都到大會堂去，在那裏與他們相會，十分熱鬧。）

路 （大聲）恭喜，恭喜！今天天氣真好極了，真好極了。今天整個早上都是同學們遊玩。我是在學堂裏教體操呢。

裴 可以隨便動一動，衣麗娜，不要緊！（照相）你今天穿的很好看。（由衣袋裏掏出一個陀螺。）這就是陀螺……這聲音好聽極了……

衣 真精緻極了！

瑪 海灣有棵碧綠的橡樹，那樹上掛着金練……樹上掛着金練……（哭）唉，我為什麼說這個？從早上起來這一句詩就在我心裏縈繞着……

庫 十三個人坐一張桌子！真是凶兆。●

路 （大聲）諸位，難道你們還注意這些迷信嗎？（笑）。

庫 如果有凶兆，那就是這里有人愛上誰了，不是嗎，伊凡，大約……（笑着。）

● 俄俗十三個人不能坐一張桌子吃飯，倘十三人坐一張桌子，其中必有一人病或死。所以他們要是逢着只有十三個人吃飯時，必到街上不論什麼路人乞丐拉一個去陪他們。

齊 我是一個老罪魁，可是娜姐還爲什麼害臊，我真不能夠明白。（大聲笑着；娜姐還由大會堂跑到客廳裏，安得列在她後邊跟着。）

安 得了，別在意了，等一等……站住，我請你……

娜 我害羞……我不知道他們拿我怎樣的玩弄呢，他們光拿我開玩笑，我剛才正吃飯的走開了，實在有點不好看，可是我不能……不能……（以手掩面。）

安 我的親愛的，我請求你，懇求你，放心吧。我要請你相信；他們鬧着玩，他們都是好意。我的親愛的，他們都是很老實，很親熱的人，並且都是很愛我和你的。到窗子跟前來，在這兒他們都看不見我們……（四面環顧了一下。）

娜 我這樣同他們在一起真玩不慣！……

安 呵，我的青春的時期，我的美麗的花一般的青春時期呵！我的親愛的，別這樣的發急吧？……你相信我吧，……相信我吧……我真愉快極了，心靈裏充滿着愛情和愉快……呵，他們看不見我們！看不見我們！爲着什麼，爲着什麼我愛你，從什麼時候我愛你——呵，我什麼也不明白了。我親愛、溫柔、真純的娜姐，你將作我的妻子了！我愛你，我愛你……我從來沒有這樣的愛過……

【兩個軍官進來，看見一對接吻的人，都很驚奇的站着。】

幕下

第
二
幕

與第一幕同，晚八點鐘的時候；在台後的街上隱隱約約的聽見有窸手琴的聲音。沒有燈光，娜姐還穿着睡衣，照着蠟燭進來；她走到安得列的門口站着。

娜 安得列，你幹什麼呢？看書嗎？沒有什麼，我不過……（走去推開別的門，往裏看了一下，又把門關上）沒有火嗎……

安 （手裏拿着書入）你作什麼呢，娜姐？

娜 看看有火沒有……現在狂歡節到了，底下人什麼也不管了，因為怕發生什麼事情。所以我得看一看，昨天半夜的時候，我打飯廳裏過，那裏有蠟燭正在點着。誰點着呢，到底沒有追究出來。（放下蠟燭）幾點鐘了？

安 （看表）八點一刻。

娜 可是娥爾加與衣麗娜到現在還沒有回來。沒有回來。都去作事去了。真都是些可憐的人。娥爾加在開教務會議，衣麗娜在電報局裏……（嘆息）今天早上我給你的妹妹說着：「好好保重一點吧，衣麗娜，我的親愛的。」可是她也不聽我。你說，八點一刻嗎？我怕我們的寶貝不大舒服。爲什麼他這樣的發冷呢？昨天他發燒，可是今天又全身發冷……我真怕極了！

安 沒有什麼，娜姬霞。孩子沒有病。

娜 但是，最好還是要得叫他忌口。我害怕。聽說今天九點來鐘，假面跳舞的人要到我們家裏來，最好是請他們不要來好了。安得列。

安 我實在不知道。大概有人請過他們吧。

娥 今天早上小孩子醒來的時候，看着我忽然微微笑起來：大概認識我了。我說：「小寶貝，早安喲！早安，小乖乖！」他就笑了起來。孩子們都懂話了，都很懂話了。這麼着，安得列，我告訴不要叫跳舞的人來好了。

安 (猶豫不決) 這只有隨妹妹們的便罷了。她們都是當家人。

娜 她們是當家人，我向她們說。她們是很好說話的……(走着) 我叫晚飯預備了些酸牛奶。醫生說叫你只吃酸牛奶，不然就不能變瘦了。(站着) 小孩子身上發冷，我怕大概是他在他房裏溫度太低了。雖然現在天氣很暖和，我想也要把他換到別的房間去住。比方衣麗娜的房間，叫小孩子住着正合適；又不潮濕，並且整天都是陽光照着。應當告訴她；請她暫且可以同娥爾加住到一個房間裏……她反正是白天不在家，不過夜裏在家睡睡覺吧了……(少停) 安得列，你怎麼不作聲呢？

安 是的，我想着……也沒有什麼話可說的……

娜 但是……我要給你說什麼……哈哈，想起來了，自治會的費拉潘來在那里請你的。
安 (打哈欠) 教他來。

【娜姐露出；安得列伏在她忘了帶去的蠟燭下邊看書。費拉潘穿着舊的破外套，把領子拉起來，用手巾把耳朵圍着，入。】

安 你好吧，有什麼話說？

費 會長打發我來給你送一本書和一件公文。就是這……(給書和信。)

安 謝謝。好。你爲什麼來的這麼晚？你沒見已經八點多了？

費 什麼？

安 (高聲) 我說你來的晚了，已經八點多了。

費 是的。我要到你這里來的時候，天還沒有黑呢，可是他們都不讓我來。他們說：老爺沒有工夫。呵，怎麼辦呢。你們的事忙就是忙，可是我一點也不忙。(他想安得列在問他什麼話的一樣) 什麼？

安 沒有什麼。(檢看着書) 明天是禮拜五，我們放假，但是反正都是要到那兒去的……去作事的。在家裏真苦悶……(少停) 好老頭，這樣奇異的變動，這樣騙人的生活呵！今天我因爲很苦悶，因爲沒事做，我才拿這一本書——大學的舊講義，我也覺得

好笑起……唉，我是地方自治會的祕書，這會裏是蒲洛多波波夫做會長，我是一個祕書，我最大的希望——祇是當地方自治會的會員！我這種人，天天夢裏都想當莫斯科大學的教授，成一個學者，替俄國增增光——我這種人還要當地方自治會的會員！

費 我聽不清楚……我耳朵很聾。

安 如果你耳朵不聾，我也不給你說了。我有話向誰說呢，我的妻子不能明白我，妹妹們呢。我有點怕她們，怕她們譏笑我沒出息……我不吃酒，不愛到酒館裏去，可是我現在很願意去坐到那莫斯科蝶史多夫的飯店裏，或大莫斯科的飯店裏。

費 在莫斯科自治會裏邊；前天有一個包工人說：有幾位商人吃燒餅，一個人吃了四十個燒餅，吃了就死了。他吃了不是四十個，就是五十個，記不清了。

安 假若你坐到莫斯科的大戲園，你誰也不認識，誰也不認識你，並且你也不覺得你是異鄉的人。可是在這里你一切人都知道，一切人都知道你，可是你是異鄉的，異鄉的，異鄉的人……異鄉的、而且孤獨的人。

費 什麼？（少停）那一個包工人說——也許是撒謊的——他說要把全莫斯科用大鎚鎚橫着隔開牠。

安 爲什麼？

費 不知道，這是包工人說的。

安 真是胡扯。（看着書）你到過莫斯科嗎？

費 （少停）沒有到過。（少停）我走吧？

安 你可以走了，再見。（費拉潘出）再見吧。（看書）明天早上你來取公文……走吧……

（少停）他去了。（有鈴聲響着）可是，事情……（伸着懶腰，慢慢的到自己房裏去

。）

【臺後媽媽搖着嬰兒，唱着眠歌。瑪霞與韋世英入，他們談着話，後來丫頭把燈和蠟燭都點着。】

瑪 我不知道。（少停）我不知道，自然習慣有很大的關係。比方父親去世之後，我們沒有馬弁，我們早已都過不慣這些。但是處處都是出乎習慣之外的事，我的心很直爽。也許在別的地方不會有這樣的事，可是我們這城裏最體面，最高尙，最有學問的人——就是軍人了。

韋 我想喝點茶。

瑪 （看着表）馬上就拿來。我出嫁的時候，那時我才十八歲，很怕我的丈夫，因爲他是

教員，我那時剛才畢了業。我以為他是很有學問，很精明，很重要的人物呢，可惜現在不是那樣阿。

韋 不錯……是的。

瑪 關於我丈夫，我不說什麼，我對他還可以過得來；可是那些文官，盡都是些粗野的，無情的，不懂禮的人。他們拿那些粗野的話來叫我生氣，來欺負我，我看見那些不細心，不溫柔，不懂禮的人的時候，我真是痛苦極了。當我在那些教員和我丈夫的朋友中間的時候，那我簡直要痛苦死了。

韋 是的……但是我想那些官僚或武人，反正都是一個樣，在這城裏至少也要算一樣沒有趣的人！反正都是一樣！如果你要聽此地知識階級人的話——官僚或武人，他們爲着妻子受痛苦，爲着家務受痛苦，爲着生計受痛苦，爲着牛馬瑣事受痛苦……俄國的人們，本來都有很高超的思想，但是請你告訴我，爲什麼他們得到的現實生活是這樣的卑污？爲什麼？

瑪 爲什麼？

韋 爲什麼他同兒女受磨難，同妻子受磨難？爲什麼兒女妻子同他受磨難？

瑪 你今天有點心不在肝了。

章 也許是的。我今天沒有吃中飯，從早上起來一點東西也沒有吃。我的女兒有點不舒服，每逢我女兒有病的時候，我心裏真煩極了，我最感痛苦的就是她們會有這樣的母親。唉，倘使你今天見了她，那真是不像人形呵！今天早上七點鐘，我們就互相罵着，一直罵到九點鐘我把門關上就走了。（少停）我向來沒有說過這些事，這也奇怪，今天不過只向你一個人說了。（吻手）別氣我吧；除你以外，我連一個人也沒有，一個人也沒有了……（少停）。

瑪 爐子裏響得真利害，我們的父親臨終的時候，在烟筒裏就是亂響着，就跟這個一樣。

章 你還信這些迷信嗎？

瑪 是的。

章 這真奇怪。（吻手）你是美麗而且嬌艷的女人——美麗而且嬌艷！這兒很黑暗，可是我看見你眼裏放着光輝。

瑪 （坐到別的椅子上）這兒明亮了一點……

章 我愛，愛，愛……愛你的眼睛，愛你的儀容，我夢想着那些……呵，好美麗動人的美女呵！

瑪（低聲笑着）你跟我說話的時候，我雖然有點害怕，但我不知道爲什麼愛笑，請你不要再說了吧……（低聲）但是，說吧，反正都是一個樣……（以手掩面）我反正都是一個樣。他們要到這兒來了，請隨便談些別的事吧……

【衣麗娜與屠怎巴荷經過大會堂入。】

屠 我有三個姓。我姓屠怎巴荷——柯洛尼——亞特夏爾，可是我是一個俄國人，是希臘教徒，同你們一個樣。德國人的氣質帶的很少了，不過還帶點忍耐，固執的性情，這些你一定有點討厭了。我每天晚上都來送你。

衣 我真累了！

屠 我每天都到電報局去送你回家，將來送你十年，二十年，一直送到你討厭我的時候，（看見瑪霞與韋世英，帶着愉快的樣子。）是你們嗎？晚安。

衣 我究竟也回到家了。（向瑪霞）剛才一位婦人到電報局往沙拉多夫給她的哥哥打電報，說她兒子死了；無論如何就是想不起來地址。於是就不要地址，簡直打到沙拉多夫了。她哭着，我也無緣無故的說了她一句不好聽的話。我說：『我沒有工夫。』今天晚上假面跳舞的人要到我們家裏來嗎？

瑪 是的。

衣 (坐到安樂椅上) 可休息休息。我真累了。

屠 (微笑着) 當你作事回來的時候，你想着你這樣的年輕，這樣的薄命……(少停)。
我累了。不，我不愛在電報局作事，我不愛。

瑪 你變瘦了……(噓着) 又變年輕了，你的臉變的好像小孩一樣。

屠 這是因為梳頭櫪出的。

衣 應當另外找一個事情做，現在我做的事情真不稱心。我所要的，我所幻想的——剛
剛沒有。勞動而沒有詩意，沒有意思……(有敲地板的聲音) 這是醫生敲的。(向
屠怎巴荷) 親愛的，請你敲一下 我不能……我累了……

屠 (敲着地板。)

衣 他馬上就來了。應當想個什麼法子。昨天醫生同我們的安得列在俱樂部又賭錢了。
聽說安得列輸了二百盧布。

瑪 (冷淡) 現在怎麼辦呢？

衣 兩星期前他輸了一回，在十月他輸了一回。我願他快些把一切都輸完了，也許我們
能離開這個地方。唉，天呵，我夜夜夢着莫斯科，我完全同瘋人一樣了。(笑着)
我們到六月才能到那里去，可是到六月還有……二月，三月，四月，五月……差不

多半年呵！

瑪 不過應當不要叫娜如霞知道輸錢的事。

衣 我想她反正都是一個樣。

【齊布德金剛剛從床上起來——他是午飯後的休息——來到大會堂裏，理着鬍子，後來就坐在那里的棹子旁邊，到衣袋裏掏出一張報紙。】

瑪 這不是他來了……他付了房租嗎？

衣 (笑着) 沒有。八個月了，他連一個錢也沒有付。大約是忘記了。

瑪 (笑) 他坐的好規矩呀！(大家都笑了起來；少停。)

衣 你怎麼不作聲呢，亞力山大？

韋 不曉得。實在想喝茶，有盃茶喝，死也願意！從早上到現在什麼也沒有吃……

衣 麗娜！

衣 你爲什麼？

齊 請到這兒來吧。到這兒來。(衣麗娜走去坐到棹子旁邊。)我沒有你真不行。(麗娜排着骨牌。)

韋 怎麼呢？如果不給我茶喝，那我們就來談天吧。

屠 來吧。談什麼？

章 談什麼？談我們的幻想吧……譬如我們死了之後，再過二二百年，這生活就變了個什麼樣子。

屠 怎麼呢？將來的人們都坐上氣球飛翔着，衣服也都改變了樣子，也許有第六個官覺發現出來，並且發達着，但是生活還是一樣的困難，一樣的充滿着神祕與幸福。並且再過一千年，人們仍舊的這樣嘆息着：『唉，生活真苦呵！』到那時跟現在還是一樣，他們都恐懼着不願死去。

章 〔沈思〕你說的對嗎？我想着世界的一切都要慢慢的改變了，並且你可以親眼看見那些能改變的。再過二二百年以至於一千年——時間是沒有關係的——那新鮮而幸福的生活就來到了。當然，我們參與這種生活，我們是來不及的了。然而我們現在就是爲着這種生活而活着的，天天爲牠工作！呵！我們盡些力，去創造出這種新生活來。——只有這件事是我們生存的唯一的目的，也就是我們的幸福。

瑪 〔低聲笑着。〕

屠 你怎麼呢？

瑪 不曉得。今天從早上起來，整天都是想笑。

章

也是在你那個學校畢業的，我沒有入過軍官大學；我看的書很不少；不過我不會選擇，也許我看的書完全是沒用的，並且我年紀越大，想知道的越多。我的頭髮都變白了，我差不多已經成了老頭子了，只是知識太淺呵！真太淺呵！但是我還是想着；最要緊而且真實的，就是求知，真實的求知。我很願意給你證明幸福是沒有的，不應當有的，我們的幸福不會有的……我們不過要去工作，不斷的工作，可是幸福呢——這是我們後世子孫的紅運。（少停）假使不是我，那就是我子孫的子孫了。

【裴杜其克與路得到大會堂裏；他們坐下，彈着琵琶，低聲唱着。】

屠 依你說來，那幸福連想都不用想了！可是我却是很幸福，那却又怎麼樣呢？

章 不會有的事。

屠 （拍手笑着）大概你們相互間都不能了解。哦，我怎麼才能來給你們證明呢？

瑪 （低聲笑着。）

屠 （伸着一個手指給她看）笑吧！這有什麼可笑的！笑吧！（向章世英）不但再過二三年，就是再過一百萬年，那生活還是跟從前一樣；牠是不改變的，牠是循着牠始終如一的規律演進的。那規律我們一點也不注意，或者至少說起來，你無論如何是不能知道的。比方那些候鳥，仙鶴，飛了又飛，無論高尚或卑下的思想，雖然都在他

們的心裏含著着，他們仍舊是要飛，而且他們不知道爲什麼要飛，到什麼地方去飛。無論什麼哲學家，都由這里產出了；可是他們只是去飛，並且將來仍舊還要飛，哲學家如何去窮究，讓他們去窮究吧！不過他們還是應當要去飛……

瑪 這有什麼意思呢？

屠 意思……現在天下雪了。這有什麼意思？（少停。）

瑪 我想人都應當有信仰，應當去追求他的信仰，不然，他的生活就成了廣漠空泛的了，成了廣漠空泛的了……他們生存着而且不知道爲什麼仙鶴要飛，爲什麼嬰兒要生，爲什麼星球要在天上……爲什麼人要活着，或者那些統統都是空虛而不足道的事。（少停。）

韋 青春的年華消去了總是可惜呵……

瑪 果戈里曾說：諸位，在這世界上生活着，真是沈悶呵！

屠 可是我告訴你：諸位，這是很難和你們爭論的。最好我再不說了……

齊（看報）白沙客在貝紀赤埠結婚了。

衣（低吟着。）

齊 讓我也把這記到日記上吧。寫着白沙客在貝紀赤埠結婚了。（看報。）

女（排着骨牌，沈思）白沙客在貝紀赤埠結婚了。

屠 大事定了。瑪霞，你知道我已經辭職了。

瑪 我聽說了。但是我看這沒有什麼好處。我不愛文官。

屠 反正都是一樣。（站起來）我很不漂亮，我是那一般的軍人？哦，但是反正都是一樣，但是……我將要去作工了。我就是一生去作一天工也是好的，我想作工到晚上回來的時候，精疲力倦的躺到牀上，立刻就睡着了。（到大會堂去）工人們睡覺一定睡得很熟呵！

裴（向衣麗娜）剛才我在莫斯科街培茲歌夫的公司裏，給你買了些顏色鉛筆。還有這把修筆刀……

衣 你總是會待我跟待小孩子一樣，可是你知道我已經長大了。（取鉛筆和修筆刀，很歡喜的樣子）好精緻的東西呵！

裴 我自己還買了一把刀子……這不是，請瞧一瞧……在這把刀子上有好多玩意呢……這是一個，這是一個，這又是一個，這個是剔耳朵的，這是個小剪子，這個是修腳的……

路（大聲）醫生，你今年多大歲數了？

齊 我嗎？三十二了。（笑着。）

裴 我現在給你排個別的骨牌給你看看吧……排着骨牌。）

【庵裴霞拿着火壺入；她在火壺旁邊站着；過了一會，娜姐霞入，她也在棹旁忙來忙去的忙着；蘇林內進來問了安，挨着棹子坐下。】

章 但是，好大的風呵！

瑪 是的。冬天真討厭，我已經把夏天的光景都忘記了。

衣 我看，總等得來的！我們總有到莫斯科去的一天！

裴 不行，等不來的！（笑着）我們永遠不能到莫斯科去了。

齊 （看報）齊齊哈爾專電；此地天花流行甚劇。

庵 （走近瑪霞）瑪霞，吃茶吧。（向章世英）對不起，大人……請你恕我，我把先生的大名忘記了……

瑪 拿到這里來，媽媽。我不到那兒去。

衣 奶媽！

庵 就——去——了！

娜 （向蘇林內）嬰兒很懂話了。我說：「你好呵，寶貝，你好呵，乖乖！」他用那很信

伶的小眼看着我。你以為我是母親才這樣的說，可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你相信吧！這真不是一般的小嬰兒呵！

蘇 如果這孩子是我的，我真想把他放到鍋裏煮着吃了。（帶着茶盃到客廳去，在牆角裏坐下。）

娜 （以手掩面）你這樣粗野、無禮的人！

瑪 誰要是不注意現在是夏天或冬天的人，那真是很幸福的人兒了。我想如果我要是在莫斯科，我也不注意那些天氣了……

韋 前天我看了一本法國某總長的日記，是在獄中記的。那總長是因巴拿馬運河下獄的。有一天他帶着悠然神往的心情，去記他從監牢的窗子裏，看見一隻飛鳥，那飛鳥是他從前做總長時所不注意的。自然，就是現在把他釋放了，他已經是仍然是不注意那飛鳥了，這和你將來住到莫斯科的時候，不注意莫斯科是一樣的。幸福我們是沒有的，而且不會有的，我們不過希望着牠吧了。

屠 （從掉子上取了一個木匣）糖在那里？

衣 蘇林內吃了。

屠 都吃了嗎？

庵（奉上茶）給你的信，先生。

章 給我的嗎？（接信）是我的女兒來的。（看信）是的，自然……請恕我，瑪霞，我要走了，茶也不吃了。（不安的站起來）常常要發生這些事……

瑪 什麼事？不能公開嗎？

章（低聲）我的女人又服毒了。我要回去。我悄悄走了。這些真是可惡的很。（吻瑪霞手）我的親愛的好瑪霞……我要暗暗的走了……（出）

庵 他到那去了？我把茶給他倒上了……他這樣的人。

瑪（發氣）走開吧！你就釘到這兒，沒有點安生樣……（帶着茶盃向棹子走去）我真討厭你！

庵 你怎麼又來生氣呢？好瑪霞！

安的聲音 庵裴霞！

庵（嘲弄）庵裴霞！在那兒坐着呢……（出）。

瑪（到大會室裏靠着棹子；生氣）讓我坐下吧！（在棹上攪着紙牌）你們爲什麼坐在這裏打牌呢。喝茶吧！

衣 好瑪霞，你真是有脾氣的人。

瑪 如果我有脾氣，請你別同我談話好了。別動我！

齊 (笑着) 別勸她，別動……

瑪 你已經六十歲了，可是竟然還跟小孩子一樣，誰知道你常常說些什麼。

娜 (嘆息) 好瑪霞，你爲什麼說出這些話來？我老實告訴你，你的儀容在上流社會裏是很令人愛的，如果你要不出這些話，你一定是一個可愛的美人。請恕我，瑪霞，你的行爲有點太粗鄙了。

屠 (忍住笑) 給我一點……給我一點……我想那兒有白蘭地酒……

娜 大概我的小寶貝已經醒了。他今天不舒服，我要去看看他，少陪了……(出)

衣 亞力山大到那兒去了？

瑪 回家了，他妻子又鬧出故事來了。

屠 (手裏拿着白蘭地酒瓶子，向蘇林內走去) 你常常獨自坐着想心事——大家都不明白你想些什麼。讓我們把心裏的隔閡來解釋一下吧。我們來痛飲一杯酒吧。(飲) 今天我來彈一夜鋼琴，大概也是胡彈的吧……無論如何是彈不好呵！

蘇 爲什麼來解釋一下？我們沒有隔閡的事。

屠 你常常覺得好像我們中間有什麼事情一樣。你的脾氣有點古怪，這是你應當承認

的。

蘇 (大聲讀着詩) 「如果我古怪，誰不是古怪人！別氣了，柯麗歌！」

屠 柯麗歌對這有什麼關係呢……(少停。)

蘇 當我同別的一半個人在一塊的時候，我還不錯，我跟大家都是一樣，可是到了稠人廣衆之中，我就很憂愁，很謙恭……並且還愛說個謊話。但是我還是比較一切人要誠實些，溫雅些。這個我能夠來證明的。

屠 我常常氣你，當我們在稠人廣衆中的時候，你不斷的來挑撥我，但是我不知道爲什麼我總還是跟你表同情。無論如何我們今天要來痛飲一回，痛飲一回吧！

蘇 痛飲一回。(飲)男爵，我無論什麼時候都沒有反對過你。我帶一點萊蒙託夫的氣質。(低聲)人家說我有點像萊蒙託夫……(到衣袋裏掏出一瓶香水，往手上灑着。)

屠 我辭職了。夠了！我整整打算了五年，現在究竟決定了。我要去工作了。

蘇 (大聲讀着詩) 「別氣了，柯麗歌……忘了吧，忘了自己的幻想……」

【當他們談話的時候，安得列拿着書進來，靜悄悄的挨着燭燭坐下。】

(註)普希金「賤民」中的詩

屠 我要去工作了。

齊 (同衣麗娜到客廳來) 今天的飯，也是真正的高加索飯：那些葱湯，那些肉菜

在高加索的名子叫做「切哈特馬 (Chehartma)」。是一種肉菜。

蘇 「切列木沙 (Chenemsha)」(是一種野蒜。)並不是肉，是同我們的葱是一類的植物。

齊 但是，我告訴你：「切哈特馬」就是羊肉做的菜。

蘇 我告訴你：「切列木沙」就是葱。

齊 我告訴你：「切哈特馬」就是羊肉。

蘇 可是我告訴你：「切列木沙」就是葱。

齊 我和你爭辯有什麼意思呢！你向來不會到過高加索，沒有吃過「切哈特馬」。

蘇 (懇求) 夠了，諸位！我請你們算了吧！

屠 跳舞的人什麼時候來呢？

衣 約的是九點鐘；馬上就到了。

屠 (抱着安得列唱着) 「啊呀，你這風窗，我的風窗，我的新風窗……」

安 (舞着，歌着) 「新風窗，楓木的風窗……」

齊（舞着）「棚欄的風窗！」（笑起來。）

屠（吻安得列）管他呢，我們來喝酒；我親熱安得列，喝盃酒，咱們改互相稱「你」吧。●好安得列，我也跟你到莫斯科去，入大學去

蘇入那一個大學？在莫斯科有兩個大學呢。

安在莫斯科有一個大學。

蘇但是，我告訴你，有兩個。

安讓他有三個，越多越好了。

蘇莫斯科有兩個大學！（大家都討厭的噁着）莫斯科有兩個大學：一個是舊的，一個是新的，如果你們不願意聽，如果我的話觸怒了你們，那我可以不說好了。我可以到別的房间裏去好了……（從另一道門出去。）

●俄舊俗，朋友之間相稱以「您」（ВЫ）假使已到知己的程度，可以不客氣了，便要行

一種禮：大家交臂喝盃香檳酒，或相吻，此後才互相稱「你」（ТЫ）——若來經過這

禮節，平時突然以「你」相稱，便算是輕看人家，把人家當僕人或者小孩子看待。

屠 好呀！好呀！（笑着）諸位，來跳舞吧，我來坐下奏琴，這位蘇林內真可笑……

（挽着鋼琴坐下，奏着環舞曲。）

瑪 （獨自舞着環舞）男爵喝醉了，男爵喝醉了，男爵喝醉了！

【娜姐談入。】

娜 （向齊布德金）伊凡！（向齊布德金耳語了一下，後來靜悄悄的出去，齊布德金到屠怎霜荷肩上動了一下，向他耳語。）

衣 怎麼一回事？

齊 我們該走得了，再見吧。

屠 祝你夜裏平安吧。我們走得了。

衣 請問你……假面跳舞怎樣呢？

安 （慚愧）他們不來了。你看看，我親愛的，娜姐說小孩子不舒服，因此……總而

言之，我不知道，我實在反正都是一個樣。

衣 （聳肩）孩子不舒服！

瑪 我們處處都是背時呵！下逐客令了，自然應當走了。（向衣麗娜）不是小孩子病了，是她自己……怕在這里有病了吧！（用指頭敲著自己的額顱）真是俗物！

【安得列從右邊門裏出去，到自己房裏去，齊布德金隨着到大會堂同大家告別。】

妻 多可惜呵；我打算來享受這晚會，——但是，如果小孩子病了，那自然是沒有法子
了……我明天給他帶些玩具來……

路 （大聲）我今天午飯後特意睡了一覺，我想着整夜都是要跳舞的。現在不過九點鐘！
瑪 我們到街上去吧，到那里討論好決定怎麼辦。

【聽着有：「再見吧！再見吧！」的聲音，有屠忽爾荷歡喜的笑聲。大家都走出去。庵裏
霞同了頭收拾了棹子，熄了燈。聽見有奶媽的歌聲。安得列穿着大衣，戴着帽子，同齊布
德金靜悄悄的進來。】

齊 結婚我是來不及了，因為我的生命好似那電光的一閃，快過去了，又因為我狂熱的
戀過你母親，但是，她那時已經嫁人了……

安 結婚是要不着的，是要不着的，因為那是很苦惱的事。

齊 雖然是這麼着吧，不過獨身太寂寞了，好朋友，無論調子唱得如何高，可是寂寞終
究是可怕的東西呵！……雖然，本來是……唉，自然，反正絕對都是一個樣！

安 快些走吧。

齊 急什麼？趕上了。

安 我怕我的女人要留我。

齊 啊！

安 今天我光坐在這兒不打牌了。我不舒服……伊凡，我的氣喘病怎麼治呢？

齊 你問我作什麼！我記不得，不知道。

安 我們經過廚房出去吧。（出。）

【鈴聲響了一下，接着又響了一下，聽見有談笑的聲音。】

衣 （入）那兒幹什麼的？

庵 （耳語）假面跳舞的人來了！（鈴響。）

衣 告訴他們，奶媽，就說家裏沒有一個人。請他們原諒吧。

【庵姿霞出。衣麗娜在室內走來走去的沈思着；帶着心煩意亂的神情。蘇林內人。】

蘇 （躊躇）一個人都沒有……都到什麼地方去了？

衣 都回家了。

蘇 真奇怪。你一個人在這里嗎？

衣 一個人（少停）再見吧。

蘇 剛才我實在自己禁不住了，沒有手段。可是你跟一切人都不一樣，你是很高尚，很

真純，很有判斷力的人……僅只是你一個人能夠了解我。我十分的愛你，說不出的愛你……

衣 再見吧！走吧。

蘇 我真不能離開你。（跟在她後邊走着）啊，我的愉快啊！（下淚）啊，幸福啊！那美麗，靈活，驚人的眼睛，我向來不曾見過……

衣 （冷淡）別說了，華西里！

蘇 我初次向你講愛的時候，我覺得彷彿不是在這個世界上，是在另一個星球上似的，（抹着自己的額）啊，反正都是一個樣。俗語說得好：「勉強不能算做愛情」，自然：可是我容不得有個有福氣的情敵……不應當有個這樣的情敵……我對你們大家發誓，我要打死我的情敵……啊。多麼美啊！

〔娜姐霞照著蠟燭經過。〕

娜 （到一個門口張望着，後來又從她丈夫房間的門口經過。）安得列在這里。讓他看書去吧。請你恕我，華西里，我不知道你在這兒，我穿的太隨便了。

蘇 我反正都是一個樣。再見吧！（出）。

娜 可是你累了，親愛的，我可憐的小姑娘！（吻衣麗娜）我望你早點睡吧。

衣 小孩子睡了嗎？

娜 睡了。但是睡的不很熟。真湊巧，親愛的，我有話告訴你，只是你常常不在家，我沒有機會……我想小孩子現在住的房間太冷而且太潮濕。你的房間教小孩子住着合適極了。我親愛的，請你暫時跟娥爾加住在一起吧！

衣 (不明白她的話) 住到什麼地方？

【聽見有輛轎車的聲音，帶着鈴，走到車子跟前。】

娜 暫時請你跟娥爾加住到一個房間裏，把你的房間給小孩子住。他真是一個可愛的小嬰兒，今天我給他說：『小寶貝，你是我的！我的！』可是他用他那小眼睛不住的看着我。(鈴聲響了一下) 大概是娥爾加。她回得這樣晚。

【一個丫頭走近娜姐邊，附她耳語。】

娜 蒲洛多波波夫嗎？真是奇怪人。蒲洛多波波夫來約我跟他坐車去逛的。(笑着) 這些男子真奇怪……(鈴聲響了一下) 有人來了。我還是出去逛這一刻鐘吧……(向丫頭) 告訴他，馬上就去。(鈴聲響了一下) 鈴響了……大概是娥爾加回來了。(出)。

【丫頭跑了出去；衣麗娜坐下沈思着；庫雷庫，娥爾加入，韋世英隨其後。】

庫 這真是奇怪的事。聽說他們要開晚會呢。

章 奇怪，我們走了沒多大一會；半點鐘前他們還在等跳舞的人呢……

衣 大家都走了。

庫 瑪霞也走了嗎？她到那兒去了？爲什麼蒲洛多波波夫在樓下坐在車上等着呢？他等誰呢？

衣 別質問了……我累了。

庫 啊，你的脾氣真大……

娥 剛才開罷會：我真苦極了。我們的校長病了，現在我代理她。我的頭痛起來了，頭痛起來了……（坐下）昨天安得列打牌輸了二百盧布……全城的人都是談論着這件事……

庫 是的，我開會也開累了。（坐下。）

章 我的女人剛才想駭我，幾乎服毒死了。謝天謝地，到底還算沒鬧出事，我也放心了，現在可休息一下……那麼，我該走得了吧？怎麼呢？祝大家都好吧！斐得，同我到別處去吧！我不能夠在家多留了。實在不能多留了……我們去吧！

庫 我累了，我不去。（站起來）我累了，我的女人回家去了嗎？

衣 或者是的。

庫 (吻衣麗娜手) 再見吧。明天同後天，我整天都沒有事。再見吧。(走去) 我很想喝點茶。我打算來享受這歡樂的晚會——唉，希望真是騙人的啊！……

韋 那麼，我要一個人走了。(嘩着同庫雷庚出。)

娥 頭痛起來了，頭痛……安得列輸了錢，……鬧得滿城風雨……我要去躺一下。(走着) 明天我清閒了……啊，天啊！這是何等的愉快啊！我明天清閒了，後天也清閒了……我頭痛，頭痛……(出)。

衣 (二人) 都走了。一個人也沒有了。

【在街上有奏手琴的聲音，奶媽在家裏唱着歌。】

娜 (穿着皮衣，戴着帽子，走大會室經過；一個丫頭在她後邊跟着) 過半點鐘我就回來了。我只去逛一小會。(出。)

衣 (孤另另的一個人坐着，憂思) 到莫斯科去吧！到莫斯科去吧！到莫斯科去吧！

幕下

第
三
幕

娥爾加與衣籃娜的臥房；左右放了兩張床，用屏風遮着。正是夜裏三點鐘的時候，台後敲着失火的警鐘，已經起火很久了。大概他們在家裏的沒有睡覺，瑪霞躺在睡椅上，穿着平常的黑衣服。娥爾加與庵裴霞入。

庵 他們都在樓下坐着呢……我說：「請上面坐去，可以的，不要緊。」——他們只是哭；說道：「爸爸不知那里去了。不要燒死了。」真會想，在院子裏有些人連衣服都沒有穿……

娥 (到櫃子裏取出衣服)把這件灰色的衣服拿去……這件短衣也拿去……還有這條裙子，奶媽……天呀，這怎麼一回事！紀沙諾胡同怕全燒了……把這拿去……把這也拿去……(把衣服放到她手裏。)那可憐的韋世英要嚇壞了……他們的房子差不多燒了。叫他們在我們家裏過夜吧；不要讓他回去……可憐的裴杜其克的房子統統都燒了，什麼也沒有留……

庵 我望你把費拉潘也叫來，好娥爾加，不然我拿不了……

娥 (按鈴)叫不應……(到門口去)誰在那里，請到這兒來！(由那開着的門裏看見那窗子上映着一片通紅的火光；聽見消防隊從房子旁邊經過的聲音)這真是可怕，真是煩人啊！

【費拉潘入。】

娥 把這些東西拿下去……郭樂及娜姑娘在樓下站着呢……把這些都給她……這個也給她……

費 是了。在一千八百一十二年，莫斯科也失了火，我的天呀！連法國人都吃了一大驚。

娥 走吧，去你的吧……

費 是了。（出。）

娥 好奶媽，統統都給他們吧。我們什麼也不要了，統統都給他們，奶媽……我累了，幾乎連腳都站不住了……韋世英不要讓他回去……小姑娘們都教到客廳去睡吧，亞力山大到樓下男爵那兒去睡吧……裴杜其克也到男爵那兒去吧，或者讓他們到我們的大會堂裏去歇……醫生好像故意發酒瘋的一樣，喝的薰薰大醉，誰也不能到他那里去。韋夫人也請到客廳裏歇。

庵 （疲倦）我親愛的好娥爾加，別把我趕出去，別把我趕出去！

娥 你真胡說，奶媽，沒有一個人要趕你出去。

庵 （頭俯將下來）我的親愛的，我賣力氣，我做活做成了廢人……大家說：『走開吧』

！]可是我到什麼地方去呢？到什麼地方去呢？我八十歲了，八十多歲……
 你坐一坐吧，奶媽……你累了，可憐的……（教她坐下）你歇一歇吧，我的好奶媽。
 你的臉都變得這樣蒼白了！

【娜姐入。】

娜 大家都說要趕快組織賑災會去救濟災民。怎麼呢？這個意思也很不錯。大家都應當趕快起來賑災，這是富人應負的責任，小寶貝同小蘇菲都睡的還像平常一樣。我們家裏這麼多的人，各處的人都有。現在城裏正是流行感冒症，我怕把小孩子傳染上了。

娥 （沒聽見她的話）在這個房間裏看不見火，這兒很安生……

娜 是的……我的頭髮大概都披散了。（照一照鏡子）都說我發胖了……真都會說！一點也沒有胖！瑪霞睡了，她累了，真是可憐的人……（冷淡的向庵裴霞說）在我面前不準你穩排大坐的坐着！站起來！滾出去！（庵裴霞出；墜場了一下）你爲什麼要這老媽子，我真不明白！

娥 （帶着吃驚的樣子）對不起，我也一樣的不明白……

娜 她在這里誰也用不着她。她是農婦，應當到鄉下去……這真太放肆了！我愛家裏都

是有規矩的！閑人不應分到家裏來。（撫摩着她的臉）你這可憐的人兒，你累了！
我們的女校長累了！我的蘇菲長大入學校的時候，我一定要怕起你來。

娥 我將來不做校長。

娜 大家舉你做，娥爾加，這是一定的。

娥 我推辭，我不能夠……我沒有這種能力……（喝水）你剛才待奶媽，這麼鹵莽……

對不起，我實在看不慣……我眼裏都黑了……

娜 （不安）對不起，好娥爾加，請你原諒……我不願教你傷心。

【瑪霞起來，生着氣，抱着枕頭出去。】

娥 親愛的，你要懂得……我們也許受的奇怪的教育；我真受不了。這樣的待人我真難受，我要病了……我真絕望！

娜 對不起，請你原諒……（吻她。）

娥 隨便什麼 點兒蠢事，一兩句無禮貌的話，都使我心煩。

娜 我時常說些過分的話，這的確不錯！我親愛的，但是你要承認，他很可以到鄉下去住呢。

娥 她在我們家裏已經三十年了。

娜 但是現在她不能做活了！或者有不明白，或者你不願意叫我明白。她不會做活，她不過睡睡坐坐罷了。

娥 就讓她去坐吧。

娜 怎麼讓她坐着呢？你知道他是一個用人呵。（淚下）我不明白你，娥爾加。女僕沒有，保姆也有，丫頭，女廚子……我們都有。我們還要這老媽子作什麼用？要她作什麼用呢？

【台後打着警鐘。】

娥 在這一夜我真要老十年。

娜 我們應當商量一下，娥爾加。你到學校裏去，我在家裏，你去教授功課，我來管理家務。如果關於辭退用人的事，那我知道我該怎麼樣說；我知道我——該——怎麼樣——說……明天這老抓手，老鬼婆就不在這兒了……（頓着足）這女妖精！……她敢來惹我！她敢！（悟開）實在，如果你不搬到樓下去，那我們整天是要爭吵的啊，這真惱人。

【庫雷庚入。】

庫 瑪霞在那裏？該回家的時候了。聽說火已經息了。（伸懶腰，僅僅只燃了半條胡同

，當火才起來的時候，那樣大的風，我想全城都要燒完了。（坐下）我真累了。我親愛的娥爾加……我常常想着：如果沒有瑪霞，我一定同你結婚了。你真是溫柔……迷人。（細聽。）

娥
什麼！

庫 醫生好像故意發酒瘋的一樣，他醉的很利害。真是故意的一樣！（站起來）大概是他到這兒來了……聽見沒有？是的，來了……（笑着）這樣的人，實在是……我要躲開了。（向櫃子走去，站到牆角裏）這真是同強盜一樣。

娥 他兩年沒有喝酒了，可是現在突然喝的這樣醉……（同娜姐霞出去到房間的後邊去）

【齊布德金入；他帶點東倒西歪的樣子；在室內來回走着，姑着望了一下，後來走近臉盆去洗手。】

齊 （怒着）知道是這麼一回事！……都想着我是一個醫生，我會治一切的病，可是我實在一點也不知道，我能知道的統統都忘記了，一點也記不起來了，實在一點也記不起來了。（娥爾加與娜姐霞嗽着他看不見的時候。就悄悄的走出）知道是這麼一回事。在上禮拜三我在少史貝地方把一個女人治死了。她死了，這也是我的罪。是的

……四五年前我還多少知道一點，可是現在一點也記不得了，一點也記不得了。也許我不是一個人，不過我有手，有腳，有頭，假裝着是這個樣子吧了；也許我一切都是沒有的，不過我想着我會走路，吃飯，睡覺吧了，（哭）唉，能不活就好了！（止哭，怒着）誰知道……前天在俱樂部談話的時候；他們談起莎士比亞，沃爾泰……我沒有看過。完全沒有看過，可是在我的臉上完完全全表示着我好像看過的一樣。別人也是跟我一樣。這真是鄙陋！卑賤！那上星期二我治死的女人，我又想起來了……件件事都回想起來，心上覺得煩得不得了，惡心得不得了……不管他，我便到酒館去喝酒……

【衣麗娜，革世英與屠怎霸荷入；屠怎霸荷穿着新的，時髦的便衣。】

衣 我們就坐在這裏吧。沒有人到這裏來。

章 要不是有兵士，那全城都要燒完了。真是好漢！（喜歡的拭着手）真是勇敢的好漢！哈哈，真是好漢！

庫 （走近他）幾點鐘了，諸位？

屠 已經四點鐘了。天要亮了。

衣 大家都在客廳坐着呢……向齊布德金（醫生，望你去睡吧）。

齊 不要緊……謝謝你。（理着鬍子。）

庫 （笑着）好醉的伊凡！（拍着他的肩）你真算一個好漢！古人說得好：醉中才見本真。

屠 大家都請我組織音樂會去賑災呢。

衣 唔，誰加入這個音樂會呢……

屠 如果你願意，我們就可以去組織了。我想瑪霞的大鋼琴彈的很不錯。

庫 彈的好極了！

衣 她已經忘記了，三四年了，她沒有彈過……

屠 在這城裏實在沒有一個人能懂音樂的，連一個人都沒有，但是我，我懂得，並且你要相信，瑪霞彈的真好極了，他真是天才。

庫 你說的實在不錯，男爵。我很愛她——瑪霞。她好極了。

屠 彈的這樣好，你要承認沒有一個人，沒有一個能夠明白你！

庫 （嘆息）是的……但是她加入音樂會可以嗎？（少停）我一點也不知道，也許將來有好結果。大家應當相信我們的校長是很不錯的人，是很精明而且有眼光的人……自然這不是他的事，但是如果大家願意，我向他說請他加入吧。

齊（取了一架燼面的鐘在手裏細看着。）

章我救火弄得渾身髒得不像人形了。（少停）昨天聽說我們那一旅人要往很遠的一個地方開。聽說還有些開往波蘭去，有些開往赤塔。

屠我也聽說了，怎麼辦呢，那時城裏是很蕭條了。

衣我們也要走了！

（把鐘失落到地下，打得粉碎）打碎了！

【少停；大家都着急的帶着很慚愧的神氣。】

庫（拾着碎鐘片）把這樣貴重的東西打碎了——唉。伊凡，伊凡！你真是太有出息了！

衣這架鐘是媽媽留下的。

齊也許……媽媽的就是媽媽的好了。也許我沒有打壞，不過想着這是打壞了吧了。也許是我們僅僅想着我們是存在的，其實是沒有我們。我無論什麼也不知道，無論誰無論什麼也不知道。（到門口）你們看什麼？娜妲霞同蒲洛多波波夫的韻事，可是你們沒有看見……你們坐在這兒什麼也不見，可是娜妲霞同蒲洛多波波夫的韻事……

……（吟着）你們不願聽這個消息嗎……（出。）

章是的……笑着）原來這些都是很奇怪的啊！（少停）當火才起來的時候，我趕快跑回

家去；去看我的房子燒毀了沒有，幸虧還沒有危險，但是我的兩個小女兒，都只穿着一件裏衣，在門口站着，她們的母親也沒有在，那些人都慌忙着，狗馬也都奔跑着，女兒們的面容都駭得不像人形了，我默禱着：當我看見她們這些臉的時候，我不知道我的心都收縮了。唉，天啊，我總想着，這樣久的一生，這些小女孩子將來又不知道要經過些什麼事！我拉着她們，一面跑着，一面總是想：她們將來在這世界上還要經過些什麼事啊！（警鐘響着，少停）我來到這裏，可是她們的母親在這兒又是吵，又是氣。

【瑪霞抱着枕頭進來，坐到睡椅上。】

韋

當我的女兒穿着裏衣站在門口的時候，那時滿街通紅的火光照耀着，一切都喧雜着，我想這跟多年來，我們的敵人突然侵入的時候，放火強劫是一樣的……可是，實在說起來，以前是個什麼樣，現在又是個什麼樣，多大的區別呵！再過些時候，二百年三百年之後，回看着我們現在的生活，又要發笑，又要害怕了；現在一切東西，將來看着又覺得是畸形的，困苦的，很不便利的，很奇怪的。一定的！那時是個怎樣好的生活啊！（笑着）請恕我吧，我又來大發空論來了。請大家來繼續談一談吧，諸位，我現在的心情，很迫切的想和大家來談一談。（少停）大家都彷彿睡着了

，這樣我要說，將來是個怎樣好的生活啊！你們自己可以想一想……照你們這樣的人在此地現在不過三個，可是在將來的人們，要一天天的多起來，經過多少年，那時一切都改變得同你們一樣了，生活也同你們一樣了，可是到了後來，你們也反成了老古董了，未來的人們，反要勝過你們了……（笑着）今天我不知道怎麼特別的心緒好。要想好好的過活。（唱）老老少少都是愛情的順民。愛情的奮發都是創造……（笑。）

瑪 Tram tam tarn……

章 Tram tarn……

瑪 Tra ta-ta?

章 Tra-ta-ta. (笑)●

【婁杜其克人。】

婁 (跳舞)燒了！燒了！一切都燒清了！（笑●）

衣 真是鬧玩笑。一切都燒清了嗎？

婁 (笑)一切燒清了，什麼也沒有留。琵琶燒了，照片燒了，我的信也都燒了。……我打算送你的日記本也燒了。

【蘇林內入。】

衣 不，請你出去吧，華西里。不許你到這裏來。

蘇 爲什麼許男爵在這裏，不許我在這裏？

章 我實在該走得了，火怎麼樣了？

蘇 聽說息了。不，我實在奇怪，爲什麼許男爵在這兒，却不許我在這兒？（掏出一瓶香水灑着。）

章 Tram-tam-tam.

瑪 Tram-tam.

章 （笑着向蘇林內）我們到大會堂去吧。

蘇 好，這樣就是了。這個意思其實還可以說明白些，就恐怕惹起那蠢貨的氣。（望着屠怎綺荷）

屠怎綺荷）嘖，嘖，嘖……（同章世英和裴杜其克出。）

衣 這蘇林內抽煙抽的真討厭……（猶豫）男爵睡着了嗎！男爵！男爵！

屠 （醒來）我累了，但是……那磚窯……這個我不是來說夢話，我實在馬上要回那磚窯上工作了……已經商量好了。很溫柔的向衣麗娜說）你這樣的潔白，這樣的美麗，這樣的迷人……我看着你那潔白的容顏，和光明一樣，照耀那黑暗……你悲傷着，

你不滿意你的生活……唉，請你跟我一塊兒去吧，一同作工去吧！

瑪 尼古拉，請出去吧。

屠 (笑) 你在這裏嗎？我沒有看見呢。(吻衣麗娜手) 再見，我去了……我現在看見你，我就想起來很早的時候，在你的命名日，你是這樣的活潑，這樣的歡喜，那時我們有着勞動的愉快……我那時是怎樣的夢想着幸福的生活啊！那些都到那兒去了！(會手) 你眼裏噙着眼淚：請去睡吧，天已經發亮了……馬上要明了……假使你許我，我願爲你犧牲我的生命呵！

瑪 尼古拉，走吧！哦，這是怎麼一回事……

屠 我走……出

瑪 (躺下) 你睡着了嗎，裴得？

庫 什麼？

瑪 回家吧。

庫 我親愛的瑪霞，我的好瑪霞……

衣 她累了。讓她休息一下吧，裴得。

庫 我就走……我的好瑪霞，好溫柔的……我愛你，我的唯一的……

須臾

瑪（氣着愛）愛，愛……整天你的愛就在嘴上掛着的……

庫（笑）不，的確她是很惹人愛的。我跟你結婚七年了，可是我覺得彷彿我們昨天纔結婚似的。實在說起來；的確你是很惹人愛的女子。我滿意，我滿意，我滿意！

瑪 真煩，真煩，真煩死人……（站起來，又坐下）這個念頭常常在我心裏……真煩極了。她好似釘子似的釘在我的心裏，真耐不住了。我對於安得列……他把這房子押到銀行裏，錢都教他女人領去，可是這房子不是屬於他一個的——是我們四個人的啊！假使他是明理的人，他應該知道這些啊。

庫 別提這些了，瑪霞！這於你有什麼好處呢？安得列負一切賬債，哦，別管他好了。

瑪 這究竟是惱人的事（躺下。）

庫 我們不是沒得用的人。我在學校當教員，課後還去教書……雖然我沒有一點產業，但是我是很正直，很樸實的人……

瑪 我什麼也不要了，我不過受些不平的氣吧了，（少停）走吧，裴得。

庫（吻她）你累了，請你休息一會吧，我到那裏坐着等着你。你睡吧……（走着）我滿意，我滿意，我滿意。（出。）

衣 真的！怎的我們的安得列這樣憔悴枯槁，他近了這個女人，不知怎的老了許多！從

前他預備着做教授，可是昨天他得了自治會的會員，他就稱讚個不得了。他是自治會的會員，可是教蒲洛多波波夫去做會長……惹得全城的人都講譏笑着，不過只有他一個人什麼也不知道，什麼也看不見吧了……剛纔人家都跑出去救火，可是他坐到自己的房間裏好像沒有一點事一樣。光只會拉着提琴（不平）唉，可惱，可惱，實是可惱，（哭）我不能夠，不能夠再受了！……不能了，不能了！

【娥爾加入，收拾着自己的褲子。】

衣（放聲大哭）把我丟出去吧，丟出去吧，我真不能再受了！……

娥（怕起來）這哪里的話，哪里的話！親愛的！

衣（哭着）到哪兒去了？那一切都到哪兒去了？那些都在什麼地方？唉，天呵，天呵！我一切都忘記了，都忘記了……我心緒都亂完了……我記不得這窗子，頂棚在意大利文念什麼……一切都忘記了，一天天的都忘記了，生命一去永不轉回了，我們永遠，永遠是不能到莫斯科去了……我看見我們是不能去了……

娥，親愛的，親愛的……

衣（忍耐着）唉，我真是不幸的……我不能工作，不能工作了。夠了，夠了！我從前在電報局作事，現在在市政廳作事，我厭棄了，我一切都蔑視了……我已經二十三歲

了，作工作的也很久了，腦力也衰弱了，容顏也憔悴了，也變醜了，也老相了，可是連一點滿足也沒有；只是時光過去了，覺得一切都離開這真純美滿的生活，一步步的墮入這深淵裏了。我絕望了，我不明白我怎麼還活着，我怎麼到現在還不自殺……

娥 別哭了，我的小姑娘，別哭了……我痛心死了。

衣 我不哭了，不哭了……夠了……哦，我已經不哭了。夠了……夠了！

娥 親愛的，給你說——我是你的姐姐，你的知己給你說話——如果你要聽我的話，就請你嫁給男爵吧！

衣 (嗚咽。)

娥 你明朋崇拜他，高看他……他誠然是不漂亮，可是他很體面，很純潔的……你要知道不是因為愛情去嫁人，那是行使自己的本分。我常常想着，不為着愛情去嫁人，無論誰求婚，反正是要嫁的，不過人只要體面一點就夠了。即或是一個老頭子也可以……

衣 我常常期待着到莫斯科去，到那里會我的戀人，我夢想着他，愛戀着……可是統統都成了泡影了，都成了泡影了……

娥（抱着她妹妹）我親愛的，我美麗的好妹妹，我統統都明白；當尼古拉退職的時候，他穿着便衣，來到我們家裏，我見他很不漂亮，我也就哭了起來……問道：「你哭什麼？」我怎好告訴他呢！可是他如果跟你結婚，那我一定是很幸福的。只是這兒明明是另外一回事，完全是另外一回事。

【娜妲霞不作聲的照着蠟燭由右門進來，經過舞臺，由左門出去。】

瑪（坐下）她這樣的走着好像去放火一樣。

娥 瑪霞，你真傻。在我們家裏最傻不過的就是你。請你別見怪。（少停。）

瑪 我願意改悔，我的好姐姐。我心裏真痛苦極了。我向來不對人公開的事我都告訴你……即刻告訴你。（低聲）這是我的秘密，可是你應該都知道……我不能不說了……（少停）我愛，愛……我愛這個人……你剛纔看見過他的……哦，我不必半吞半吐了。總之，我愛韋世英……

娥（到自己屏風後邊去）別提了，我反正是不聽的。

瑪 怎麼辦！（抱着頭）我起先看他覺得奇怪，後來我就覺得可憐他……後來竟愛上了他……愛他的聲音，他的說話，他的不幸，他的兩個女孩子……

娥（在屏風後面）我反正是不聽的，無論你怎樣的瞎說，我反正是不聽的。

瑪 唉，你真糊塗，娥爾加。我愛——這是我的命運。我的命該如此……他也愛我……

這一切都是怕人的事。是的嗎？這不好嗎？（挽着衣麗娜的手，往自己面前拉）唉，我的親愛的……我們怎樣度過我們的生活呢，我們要發生什麼事情……你讀愛情小說的時候，你以為一切都是過去的事，並且一切你都很明白，可是要臨到你自己去用情的時候，那麼你自己就明白無論誰無論什麼也不知道了。並且，每個人都應該去解決他自己的事情……我親愛的，我的好妹妹……你已經都明白了，……我現在也無話可說了……我現在好像果戈里的『瘋人筆記』所說的……默然而又默然了……

【安得列入，費拉潘隨其後。】

安 （生氣）你要什麼？我不明白。

費 （站在門口，忍不住的樣子）安得列，我已經說過十遍了。

安 第一層，不準稱我安得列，我是你的大人！

費 大人，消防隊請你允許他們到河裏打水經你的花園過一過。不然就要繞一個圈子，繞一個圈子——太背虧了。

安 好。去告訴他們，就說好吧。（費拉潘出）真討厭。娥爾加在那里？（娥爾加由屏風後邊出來）我來借你箱子上的鑰匙用一用，我自己的弄丟了。你有這麼樣小的一把

小鑰匙。

娥 不作聲的把鑰匙給他，衣麗娜去到自己的屏風後邊；少停。）

安 那麼大的火！現在都息了。誰也不知道費拉潘來氣我，我拿很不中聽的話給他說……我說我是他的大人……（少停）你爲什麼不作聲呢，娥爾加？（少停）這樣蠢事，現在也可以不幹了，都也不必無端的去生閑氣了……瑪沙在這兒，衣麗娜也在這兒，很好——我們現在都來解釋一個清楚吧，一下子都說出來吧。你們不滿意我的是什麼？什麼？

娥 算了吧，安得列，明天再說吧。（發急）深夜真是煩人呵！

安 （很不安的樣子）別發煩。我很平心靜氣的問你們：你們不滿意我的是什麼？請一直說出來好了。

章的聲音 Tram-tam-tam 1

瑪 （站起來，大聲）Tis-ta-ta 1（向娥爾加）再見吧，娥爾加，祝你平安。（到屏風後邊，吻衣麗娜）平平安安地睡吧……再見吧，安得列。走吧，他們都累了……明天再說吧（出。）

安 我說了就走。等一會……第一層，你們不贊成我女人娜如霞，這在最初我結婚那一

天就看出來了。娜如霞是個很好、很正氣、很率直而且很溫柔的人——這是我的意見。你們要知道：我愛我的女人，我佩服我的女人，我並且還要求別人也這樣的佩服她。我再說一遍，她是個很正氣、很溫柔的人，可是你們統統都不滿意她，對不起，你們的脾氣未免太怪了……（少停）第二層，你們似乎氣我不當教授，不去研究科學。可是我是地方自治會的會員，在地方自治會作事，我以為我這種職務同獻身科學是一樣的神聖高尚。我是地方自治會的會員，我對於這些也是很自負的，如果你願意知道……（少停）第三層……我還要說……我沒得你們的同意我把房子押了……不錯，這是我的罪，請你們原諒我。所以逼我押這房子的，就是三萬五千元的賒債……我已經不打牌了，早已把牠丟開了，我還要辯護的，就是你們都是姑娘，可以領到年金，可是我沒有年金，……也沒有薪俸……（少停。）

庫（在門口）瑪霞不在這里嗎？（不安）她在什麼地方。這真奇怪……（出。）

安 都不要聽我也吧。娜如霞是個很漂亮、很正直的人。（默然在臺上走着，後來又站着。）當我結婚的時候，我想着我們將來是很幸福的……大家多是很幸福的……唉

●三姊妹的父親是軍官；在俄國凡軍官死後，其子女國家都給以年金，男子到結婚時，女

子到出嫁時，即停止發給。

……哭我親愛的妹妹們，我親愛的妹妹們，別信我吧，別信我吧……（出。）

庫（在門口，不安）瑪霞在那里？瑪霞不在這里嗎？真是奇事。（出。）

【有警鐘的聲音，臺上空了起來。】

衣（在屏風後邊。）娥爾加！誰在樓下敲呢？

娥是醫生伊凡，他發酒瘋呢。

衣好煩人的深夜呀！（少停）娥爾加！（由屏風後邊望着）你聽說了沒有？軍隊怕要一個個很遠的地方調遣了。

娥這怕是謠傳。

衣娥爾加！那時孤單單的只剩下我們幾個……

娥唔？

衣親愛的，我的親愛的；我很佩服，我很看重男爵，他是很漂亮的人，我要嫁給他，我願意，不過我們要到莫斯科去！我懇求你，去吧！世界上沒有再比莫斯科好的了！去吧！娥爾加！我們去吧！

幕下

第
四
幕

蒲洛左洛夫宅旁的一個古花園。松林間有條很長的小路，路的盡頭可以看見一條小河，河的彼岸有森林。宅的右面有露臺；在那兒桌上放着酒瓶子和玻璃盃；可以看見剛才喝過的香檳酒。正是白天十二點鐘的時候；不時有些人從街上經過花園到河邊去，有五六個兵士很快的走了過去。齊布德金在全幕裏都表示着愉快的神色；他戴着軍帽，拿着手杖坐在花園的安樂椅上等候着人家招呼他。衣麗娜，庫雷庚領上帶着勳章，沒有鬍子，同屠忽爾荷站在露臺上送裴杜其克和路得，他們兩個軍官，穿着武裝，從上邊下來。

屠 (與裴杜其克接吻)你真不錯，我們的交情真好極了。(同路得接吻)再親一下……別了，我的親愛的！

衣 再見吧！

裴 不是再見吧，是永別了，我們永遠不能再見了！

庫 誰也不敢說！(拭着眼睛，微笑)我真是耍哭了。

衣 我們總有時候可以見面的。

裴 再經十幾年的光景嗎？只是怕那時候我們彼此都很冷淡了(照相)等一等……再照

一張。

路 (抱着屠怎霸荷) 我們再不能相見了…… (吻衣麗娜手) 謝謝你的一切，謝謝！

裴 (愁悶) 再等一等！

屠 上帝保佑，隨後我們總會得見的。請給我們寫信，一定給我們寫信。

路 (往花園張望着) 林木呀，別了 (叫道) God-bod (少停) 回聲呀，別了！

庫 你大概要在波蘭結婚了……你的波蘭的妻子抱着你說道：「戈哈尼」。(註：即親愛的)(笑起來。)

裴 (看一看表) 還有不到一點鐘工夫。我們砲隊裏邊不過蘇林內是坐民船走的，我們都是跟着大隊走的。今天開走三營砲隊，明天又是三營——這城要冷靜寂寞而且蕭條起來了。

屠 並且也沉悶這人了。

路 瑪霞在哪里？

庫 瑪霞在花園裏。

裴 我要去跟她告別。

路 再見吧，該走得了，不然我禁不住要哭了…… (很快的抱了抱屠怎霸荷和庫雷庚，

又吻了吻衣麗娜手）我們在這里過的真好極了……

妻（向庫雷庚）這本日記本和這枝鉛筆送你做紀念吧……我們到河邊去吧……（走着，他倆四面張望着。）

路（叫）Gop-gop！

庫（叫）別了！

【在後臺裴杜其克同路得與瑪麗相遇，他們同她告別：她跟在他們後邊出去。】

衣都走了……（在露臺的下一階上坐下。）

齊但是，都忘了跟我告別了。

衣你幹什麼呢？

齊我也不知道爲什麼忘了。但是，我明天走，馬上又跟他們見面了。是的……還有一天來工夫。我再有一年就退職了，那時我重來到這兒，我要一輩子伴着你們在一塊兒生活。我距領年俸不過有一年的光景……（將報紙裝到衣袋裏，又換了一張）我將來再來到你這里，我的生活就要根本的改變了；要成了很沈靜……很謙遜、很大雅的……

衣你必須把生活改變一下，好朋友，必須改變一點。

齊 是的，我也覺得是這樣。（低聲哼道）Tarara... bu mbia... rju na tumbia na...

庫 你真是改不過來了，伊凡！真是改不過來了。

齊 我願領你的教；那時候我就改過來了。

衣 斐得把自己鬍子剃了，真看不慣！

庫 什麼？

齊 你的容貌現在像什麼樣子，我真說不上來。

庫 可不是！這不過是生活的一種方式就是了。我們的校長把鬍子剃了，我做了教務長之後，也把鬍子剃了；無論誰還不喜歡，可是我反正都是一個樣，我很滿意。有鬍子沒有鬍子，我都是一樣的滿意……（坐下。）

【在後台上安得列在那兒推着小孩子的臥車。】

衣 伊凡，我親愛的好朋友，我很不安頓。請你告訴我，你昨天在公園裏，在那兒有什麼事情發生？

齊 有什麼事情發生？沒有什麼。一點小事情。（看報）反正都是一個樣！

庫 人家都說蘇林內和男爵昨天晚上在公園的戲園旁邊……

屠 算了吧！哦，實在……（擺着手到屋裏去。）

庫 在戲園旁邊……蘇林內就挑撥了男爵的毛病，可是男爵不受，說了幾句侮辱的話……

齊 我不知道。這都是胡說。

庫 有一個高等學校的教員，給學生批文章的時候寫「柴普哈」，(Chepurha 譯·胡說)可是學生把他當成拉丁文讀成「Renika 列尼克撒」了，這真是可笑而且希奇。聽說蘇林內愛上了衣麗娜，並且很忘刻男爵……這是很可明白的。衣麗娜是個很好的女子。她也愛這樣的沈思着，很像瑪霞一樣。衣麗娜，不過你的性情比較溫柔一點吧了。但是瑪霞的性情也很不錯。我很愛瑪霞。(在台後花園深處有種聲音：

[Awi Gopgeop 1 1])

衣 (怕起來)今天一切都來恐駭我來了。(少停)我一切都預備好了，我下午去送我的東西。我明天跟男爵結婚，明天我們要到碑墓上去，後天我已經又回學校了，開始過我們的新生活了。上帝怎樣去幫助我呢？當我受教員考試的時候，我愉快得意的淚都流出來了……(少停)馬上車就來裝東西來了……

庫 就是那麼着吧，不過這都是些不要緊的事。那不過都是些幻想，是不重要的。但是我還是誠心的恭喜你。

齊 (不安) 我的親愛的……你去的很遠了。我趕不上你了。我好像那衰老落後的候鳥，

不能飛了。你飛去吧，我的親愛的，望你飛去吧！(少停) 斐得，你白把鬍子剃了。

應 夠了！(嘆息) 今天軍隊開走了以後，一切都又仍舊了。無論他們怎樣的說。瑪霞

總是好的，是很正直的女子，我很愛她，我謝謝我自己的運氣。人們的命運是不齊

的……此地稅務局有位郭賊列，他同我學拉丁文，因為無論如何他總學不會這「烏

特康斯苦紀章母 *Dr. Consecutivum*」，於是就把他從中學開除了。現在他困苦極了

，並且還有病，每逢當我遇見他的時候，就向他說道：「你好吧，烏特康斯苦紀章

母！」——他就咳嗽着說道：「是的，真是烏特康斯苦紀章母。」只是我一生的運

氣真好極了，我真幸福，我得過二等勳章。我現在自己又教拉丁文。自然我是很精

明的人，比一切都精明些，可是我的幸福並不在此……

【室內大琴奏着「處女的祈禱」。】

衣 明天晚上我已經不能聽這「處女的祈禱」了，也不能同蒲洛多波波夫相會了……

(少停) 蒲洛多波波夫在客廳坐着呢？他今天也來了……

庫 女校長還沒來嗎？

蘇 沒有。打發人去請她去。如果你要知道我沒有娥爾加，我一個人孤單的在這裡住着

是多麼樣的苦難……她是女校長，她住在學校裏邊，整天忙着去作事情；可是我孤單單的一個人，我真苦悶極了，沒有一點事情作。這屋子我也住夠了……我這樣想着：如果我不到莫斯科去，那也還罷了。這是命運，沒有法子的。一切是由命定的，這的確不錯，尼古拉向我求婚……怎麼辦呢？想『想去決定吧，你是很不錯的人，很出衆的人……我心裏突然高興的要長翅膀飛起來了，我很愉快，我很歡喜重行去工作了，重行去工作……不過昨天不知道怎樣，像是什麼神祕的力量罩住了我……』

齊 真是胡說，胡說。

娜 (朝着窗子喚道) 女校長！

廬 女校長回來了，我們走吧。同衣麗娜到室內去。

齊 (看着報，低聲唱道) *Tararā bumbin…siju na tumbia ya…*

【瑪霞走進來；安得列在後台上推着小孩子的臥車。】

瑪 你自己孤單單的一個人坐在這裏……

齊 什麼？

瑪 (坐下) 沒有什麼……(少停) 你愛我母親嗎？

齊 很愛。

瑪 她對你呢？

齊 (少停) 這個我已經記不清了。

瑪 「我的」在這兒嗎？有時候我們的女廚子媽爾華給她的丈夫稱「我的」。「我的」

在這兒嗎？

齊 還沒有來呢。

瑪 你得到這一點幸福，好像我一樣，你重把他失了，那麼你就慢慢的發傻，變成很不好了。(指着自己的胸膛)我這兒真是要沸騰了……(望着她的哥哥安得列，他推着小孩子的臥車)這就是我們的哥哥安得列……一切的希望都沉沒了。這譬如一千人來舉起了一個鐘，費了好多工夫，好多金錢，可是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，他忽然落將下來：打得粉碎了，這樣和我們的安得列……

安 究竟不知道什麼時候在家裏才能安生呢。都這樣的吵鬧着。

齊 快了。(看着錶)我的錶是帶響的舊錶……(上錶，錶響起來)第一二連同第五連砲隊

正在下午一點鐘開走了。(少停)可是我到明天才走呢。

安 再不回來了嗎？

齊 不知道。或者過一年回來。雖然誰也不知道……反正都是一個樣……（遠遠的聽着有奏立琴和提琴的聲音。）

安 城裏都空了，空的好像真空玻璃罩一樣。（少停）聽說昨天晚上在戲園旁邊發生了一件事情；可是我不知道。

齊 沒有什麼。一點小事情。蘇林內挑撥了男爵的毛病，於是他發起火來去侮辱他，結果蘇林內請他去決鬥。（看錶）時候大概到了……到十二點半鐘的時候，在那官樹林子裏邊聽見……呼……叭……（笑起來）蘇林內想着他是一個萊蒙托夫，也會做點詩。這真是鬧頑笑，他已經決鬥過三次了。

瑪 誰？

齊 蘇林內。

瑪 可是男爵呢？

齊 男爵的什麼？（少停。）

瑪 我的心都亂完……我還是說不必讓他們決鬥吧。他們把男爵打傷或打死呢。

齊 男爵是很不錯的人，可是有一個男爵也不多，沒一個男爵也不少——反正不都是一樣嗎？算了吧！反正都是一樣的！（花園裏叫着「Ав! God, god」的聲音）等一等

，這是決鬥的證人史克沃曹去叫喚的；他在小艇上坐着呢。（少停。）

安 我想那些決鬥的人和參加的人，都是不道德的。就是那救人的醫生也是一樣。

齊 這不過是想的吧了……我們是不存在的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；我們是不存在的，不過我們想着我們是存在的吧了……反正都不是一個樣嗎！

瑪 整天這樣的說着，說着……（走着）住在這樣的氣候裏邊，馬上要下雪了，可是整天還是說着這些話……（站住）我不到屋裏去，我不能夠到那裏去了……要是韋世英來的時候你告訴我好了……（沿着林間小路走去）候鳥都要飛去了……（往上邊仰望着）我可愛的，我的幸福的鴻鵠，天鵝啣……（出。）

安 我們家裏都空了。軍官都走了。你也要走了，妹妹也要出嫁了，家裏只剩我一個人了。

齊 你的妻子呢？

【費拉潘帶着公文入。】

安 妻子就是妻子吧了。她是個正直、體面、謙遜的人，可是她要有一點盲目下賤的舉情，那麼她就不是人。因為你是我的朋友，我告訴你，唯一一人是心地坦白的。我愛娜姐，可是實在有時候我覺得她是很粗魯的，可是那時候我實在不能夠解釋，

我不明白我爲什麼這樣的愛她，或者至少愛過……

齊（站起來）老兄，明天我要走了，或者我們永遠再不能會面了，那麼我要勸你；你知道，戴上帽子，拿起手杖走吧……走吧，無所留戀的走罷，走的越遠越好呵。

【蘇林內同兩個軍官在後台走着；看見齊布德金，他轉向他；兩個軍官走去。】

蘇 醫生，時候到了！已經十二點半了。（同安得列握手。）

齊 等一下。我真討厭你們。（向安得列）安得列，如果有人來問我的時候，你說我就來

……（嘆息）唉嚇——嚇——嚇！

蘇 他嘆息還沒有來得及——一隻熊可撲上他了。（同他走着）你嘆息什麼，老頭子？

齊 哦！

蘇 你身體怎樣？

齊（氣着）你管牠呢：

蘇 你這老頭子也是白生氣。我不想打死他，我不過打傷他一點，好像打小雀子一樣。

（掏出來一瓶香水往手上灑着）今天灑了滿滿一瓶子香水，可是他還是難開得很。

我手上有種死屍的味道。（少停）那麼……你還記得那首詩嗎？「他是個暴徒，去追

求着狂風暴雨；好似在那裏有他的安息……」

齊是的。他嘆息還沒有來得及——一隻熊可撲上他了。（同蘇林內出。）

【聽見「Goi Aw!」的聲音。安得列與費拉潘入。】

費 請在公文上簽字吧……

安（氣餒）離開我吧！離開我吧！請你離開我吧！（推着小孩子的車出。）

費 但是，請你在公文上簽字呢（往後台去。）

【屠怎霸荷戴着草帽同衣麗娜入，庫雷庚由台上經過，喚道：「Aw! 瑪霞，Aw!」】

屠 兵開走了，恐怕滿城只他一個人，聽見軍隊走開倒反喜歡呢！

衣 這是很明白的。（少停）我們城裏現在都空了。

屠 親愛的，我馬上就來。

衣 你到那去？

屠 要到城裏去……去送一位朋友。

衣 豈有此理……尼古拉，爲什麼你今天這樣的心神不安？（少停）昨天在戲園旁邊發生

了什麼事情？

屠（忍不住要走的樣子）過一點鐘我就回來又同你在一塊了。（吻她的手）我的看不夠的……（細看着她的臉）我愛你已經五年了，一切都過得慣，我看你一切都很美麗；

那樣美麗好看的頭髮！那樣靈活的眼睛！我明天把你帶出去，我們去工作，我們將來都有了。我的幻想就實現了，你將來是很幸福的。不過只是一樣，只有一樣：就是你不愛我。

衣 這不在我的權柄之內！我是你未來的妻子，又貞潔，又溫順，可是沒有愛情，怎麼辦呢！（哭）我一生連一次也不會愛過人。唉，我那樣的夢想着戀愛，白天夜裏已經夢想的很久了，可是我的心，好似一張貴重的鎖着的大琴，把鑰匙失了。（少停）我看你的眼睛表現着很不安的神氣。

屠 我整夜沒有睡覺。我一輩子都沒有受過這樣的驚駭，都沒有這丟了的鑰匙來刺傷我的心。叫我不能睡覺。請你告訴我一句話吧。（少停）請你告訴我一句話吧！

衣 什麼？告訴什麼？什麼？

屠 一點小事情。

衣 夠了！夠了！（少停）。

屠 不論是怎樣小的小事，不論是怎樣蠢的瑣事，然而有時候忽然間對於我們的生活竟有起意思來了。照舊不管他們，笑他們，以為是小事，可是儘着下去，不由得你不覺得實在再也停止不住了。唉，我們不要再說這些了！我很快活。我彷彿生來第一

次才重見這些松樹，楓樹，樺樹似的，他們都很驚奇的望着我，並且期待着要發生什麼事情似的。好美麗的林木喲，住在他旁邊的人們，生活當然是很美麗的呵！（聽見有：「Law God, god」的聲音）走得了，時候已經到了……你看那棵樹都枯了；但是他仍然是夾在別的樹中間，被風吹的擺來擺去的擺着。所以我想起來，就算我總是要死，我還是要參加現實生活，不管他是怎麼樣。別了，我親愛的……（吻手）你給我的證書，在我桌上日歷下邊放着呢。

我也跟你一塊兒去。

屠（不安）不，不！（急遽的走去，在那林間的小路上站住）衣麗娜！

衣什麼？

屠（不知道說什麼好）我今天還沒有喝咖啡呢，請告訴我預備一點……（急遽的走出。）

【衣麗娜站着沈思了一會，後來到後台轆轤上坐下。安得列推着小孩子的臥車入，費拉潘隨其後。】

費安得列，那公文不是我的，是官廳的。那不是我想出來的。

安唉，那些都在什麼地方，我的過去的一切都到什麼地方去了；當我的青春、愉快、

聰明，當我幻想和優美的思想，當我的希望照耀着現在和將來的時候，那些都到那兒去了？爲什麼我們剛剛登上人生的道路，就變成苦悶、平庸、不快、懶惰、冷淡、無用、不幸……我們這城市已經有二百年的歷史了，在這城裏有十萬居民，可是沒有一個不同樣的人，從過去到現在，沒有一個隱士，沒有一個學者，沒有一個藝術家，沒有一個稍微有名望的人能夠引起人們的嫉妬，或是好的嗜好，令人們仿效。他們不過只會吃、喝、睡覺，以至嗚呼哀哉……他們生下來的子孫，也是一樣的只會吃、喝、睡覺，並且他們想解悶，於是就來撒謊、吃酒、賭牌、打官司，妻子騙丈夫，丈夫白欺着，假裝什麼也沒有看見，什麼也沒有聽見，這種卑鄙惡濁的勢力，影響於他們的子孫，於是他們子孫的良能就從此消滅了，他們可憐的帶着沈沈的死氣，同他們的父母一樣……（生着氣對費拉潘）你要什麼？

費 什麼？請你簽字呢。

字 你真討厭。

費 （送着公文）剛才議會的門房來說……冬天的聖彼得堡冷到二百度了。

安 現在真是討厭極了，但是當我幻想着未來的時候，那是多麼美滿呵！我覺得這麼快活，這麼暢快；光明在前面照耀着，我看見自由，我看見我跟我的小孩子們從那懶

情、吃、喝、午睡，和寄食於人的卑污裏邊解脫出來了……

費 差不多有兩千人都凍傷了，人人都談得可怕。不是在聖彼得堡就是在莫斯科——記不清楚了。

安 （帶着很柔情的樣子）我的親愛的妹妹們喲，我美麗的妹妹們喲！（淚下）瑪霞，我的好妹妹……

娜 （朝着窗子）誰在這裡說話說的這樣高？這是你嗎，安得列？把孩子鬧醒了，不要吵了，孩子已經睡着了。你真是蠢貨！（生氣）如果你要說話，就請你把孩子交給別人。費拉潘，到老爺那裏把孩子抱來！

費 好。（抱孩子）

安 （攪動的樣子）我說低一點。

娜 （在窗子後邊撫摩着自己的孩子）寶貝！淘氣蟲！小乖乖！

安 （看公文）好，讓我看一下，該簽字的時候我會簽了字，你再把牠拿到自治會去……（到屋裏去，看公文；費拉潘推着小孩子的車到花園後邊去）。

娜 （在窗子後邊）寶貝，你的媽媽叫什麼？小乖乖，乖乖！這是誰呀？這是姑媽娥爾加。你向姑媽說：「你好呵，娥爾加！」

「兩個流浪的樂師；一個是男的，一個是女郎，奏着提琴和立琴；韋世英，魏爾加，魔靈都從屋裏出來，不作聲的聽了一會；衣麗娜入。」

娥 我們的花園簡直成了過道一樣；人行車馬來來往往的由那兒過。奶媽，給這過路的

找幾個錢來！……

庵 (給錢 好好拿上走吧。(樂師拜謝而去)真是苦難的人，有飯吃的人是不幹這些事的

。(向衣麗娜)你好呵，衣麗娜！(吻她)啾——啾。不姑娘，我過的真好呵！過的真好呵！我在學校裏同娥爾加住着官房子——這真是晚年上帝賜我的恩惠。我生來就是有罪的人，沒過過這樣的生活……我現在住着很大的官房子，我一個人住一個房間，一張牀，一切都是官的。夜間醒來——啊，上帝啊，聖母啊，比我再幸福的人真是沒有了！

韋 (看一看錶)現在要走了，娥爾加。我的時候已經到了。(少停)祝大家都平安吧，祝大家都平安吧……馬靈在那里？

衣 她在花園裏，我去找她。

韋 勞駕吧，我急着走的。

庵 我也去找她去。(喚道)瑪靈，Aw！(同衣麗娜一路到花園後邊去) Aw，aw！。

章 一切都有它自己的結局；我們也到了分離了。（看錶）市政會請我去吃早飯；喝香檳酒，市長演講，我吃着，喝着，可是我的心還是在你們這兒……（望着花園環顧了一下）我真在你們這兒住慣了。

娥 我們還有相會的時候吧？

章 大概不能了。（少停）我的妻子同我的兩個小女孩，在這里還住兩個月；如果有什麼事情，或是用什麼東西，請費神管照一下……

娥 是的，是的。那是當然的。請放心吧。（少停）明天城裏連一個兵都沒有了，一切都成了我們的回想了，自然我們要過我們的新生活了……（少停）一切都不能照我們的心願做去。我不願做校長，可是還是得去做校長。我一定不會到莫斯科去了……

章 哦……謝謝你們的一切。如果我有什麼不到的地方，請原諒我……很多了，我說已經很多了——請原諒我、別罵我吧。

娥 （拭着眼睛）爲什麼瑪霞還沒有來……

章 我們要分別了，還有什麼話我要替你說的？談什麼大道理？（笑）生活真是苦難得很。我們裏面有許多人以爲生活真是沒有希望的，是乏味的；然而總要知道：生活一天天的就會容易起來，光明起來了。在表面上看來，似乎光明的生活快要來到了，

看一看錶)是時候了，我的時候到了！以前的人類總是戰爭，一生到死，只有出征，逃亡、勝利……現在這種生活已經過去了，剩得一個空空洞洞的地方，暫時還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去填補牠；人類還正在追尋這新生活呢，到了總會尋得着的；唉！只要快些找着就好了！（少停）假使——你知道吧？——人假使愛勤勞之外再加上教育；有教育之外加上愛勤勞。（看一看錶）但是，我的時候到了……

她來了。

【瑪霞人。】

章 我來告別來了……（娥爾加怕妨礙他們的談話，到旁邊走去了一點。）

瑪 望着他的臉)別了……（作長久的接吻。）

娥 夠了，夠了……

瑪 （慟哭起來。）

章 給我寫信吧……別忘了！撒開我吧……時候到了……娥爾加，把她引去，我已經……

……時候到了……馬上晚了……（很感動的吻娥爾加手，後來又抱了抱瑪霞，急遽的出去。）

娥 得了，瑪霞！別哭了，親愛的……（康雷庚入。）

庫 (騷亂的樣子) 不要緊。讓她去哭吧，讓她……我的好瑪霞，我的親愛的瑪霞……你

是我的妻子，無論如何我都是幸福的……我不說什麼，不說你一句壞話……這不是，娥爾加是證人……我們重照舊過我們的光景去吧，我連一句壞話都不說你……

瑪 (止哭唱) 「那海灣有棵碧綠的橡樹，樹上掛着金練……樹上掛着金練……我瘋了……海灣……碧綠的橡樹……」

娥 請你靜養一下吧，瑪霞……靜養一下吧……給她倒點茶來。

瑪 我不再哭了……

庫 她已經不哭了……可愛的她……

(隱隱約約的聽見有遠的放手槍的聲音。)

瑪 「那海灣有棵碧綠的橡樹，樹上掛着金練……那碧綠的貓……碧綠的橡樹……我
說錯了(喝茶)不幸的人生約……現在我什麼也不要了……我現在很安心了……反正
都是一個樣……「海灣」有什麼意思呢？為什麼這一個字要釘在我心靈裏？心思都
亂完了。

(衣麗娜入。)

娥 靜養一下吧，瑪霞。唉，聰明反被聰明誤呵……我們到屋裏去吧。

瑪（氣着）我不到那兒去。（慟哭起來，即刻又止哭）我已經不願到屋裏去了，不去了……讓我們在一塊坐一坐吧，就是不說話也沒有什麼。你知道我明天要走了……（少停）庫昨天我在第三班一個學生手裏搶了這一掛鬍子……（帶鬍子）真像一個德文教員……（笑起來）不是嗎？這些孩子真會玩。

衣 實在像一個德國人。

娥（笑）不錯。

瑪（哭着）。

衣 夠了，瑪霞！

庫 真像極了。

（娜姐霞入。）

娜（向丫頭）什麼？小蘇菲給蒲洛多波波夫抱着的，小寶貝讓安得列抱着吧。小孩子真是把人磨苦死了……（向衣麗娜）衣麗娜，你明天就走了——真是可惜。我希望你再住一禮拜。（看見庫雷庚，叫了起來；他笑着把鬍子卸了。）哦，你真會騙人！（向衣麗娜）我同你住慣了，跟你分手，你以為我很快活嗎？我教安得列帶着他的提琴到你的房間去住——教他在那里拉他的去吧！——他的房間我教小蘇菲住。真是美

麗的，好看的孩子呵！真是可愛的小女孩呵！今天她那靈活的小眼睛瞪着我，喚道：「媽媽！」

庫 好孩子，實在不錯。

娜 明天這里就剩我一個人了。（歎息）我先吩咐叫把小路旁邊的松樹，楓樹都斫去，那晚上真是看不慣……（向衣麗娜）親愛的，你的腰帶不稱極了……這很不好看，應當換新鮮一點的顏色。我又吩咐教把這兒滿種上花子，將來放着花香……（嚴厲的樣子）爲什麼把肉叉放到這兒的板凳上？（嘆道）不說！

庫 她發起利害了！

【台後軍樂奏着進行曲；大家都聽着。】

娥 軍隊都開走了。

【齊布德金入。】

瑪 我們的朋友都開走了。唉，怎麼辦呢……望他們都一路平安吧！（向其夫）應該回家了……我的帽子，斗篷在那里？

庫 我到屋裏給你取……馬上就拿來。

娥 是的，現在都可以各自回家吧，是時候了。

齊 娥爾加！

娥 什麼？（少停）什麼？

齊 沒有什麼……不知道該怎麼告訴你好……（附她耳上耳語。）

娥 （吃驚）不會有的事！

齊 是的……原來是這麼一回事……我真累壞了，真煩惱死了，不願再多說話了……

（煩惱 但是，反正都是一個樣！

瑪 發生什麼事情？

娥 （擁抱着衣麗娜）今天真是不幸的日子呀……我不知道該怎樣告訴你，我親愛的……

衣 什麼？快說：什麼？我懇求你！（哭）

齊 剛才決鬥把男爵打死了。

衣 （低聲哭起來）我早就知道了，我早就知道了……

齊 （在後台板凳上坐下）累極了……（從衣袋裏掏出一張報紙）讓她們哭去吧……（低聲

唱道）*Ta-ra-ra bumbie...Siju Na tumbie ya...* 難道不都是一個樣嗎！

【三姊妹站起來，互相擁抱着。】

瑪 唉，軍樂奏的是多麼悠揚呵！他們都離開我們去了，一個永遠去了，長此永去了，

就留下我們了，我們另換一種生活了。應當活着……應當活着……

衣

（頭放在娥爾加懷裏）時候到了，大家都要知道這都是爲什麼，這些痛苦都是爲着什麼，將來再不會有什麼神祕了，可是現在都應當活着……應當去工作，不斷的去工作，明天我一個人去了，到學校去教書去；把我的一生都交給那用得着我力量的人。現在是秋天，冬天馬上就來到了，地上都快被雪蓋起來了，可是我要去工作了，要去工作了……

娥

（抱着她兩個妹妹）軍樂奏的是多麼歡樂，雄壯，並且希望生存呵！唉，天呀！時光過去了，我們也死了，人們也把我們都忘記了，忘記了我們的面容，我們的聲音，我們的人數，可是我們的痛苦，都變成了愉快，爲着我們的後人；幸福與和平，都普遍了未來的人間，他們都爲我們現在的人們歌頌而祝福了！唉，我親愛的妹妹，我們的生命還沒有完結，我們還要活着啊！軍樂奏的這麼歡樂，這麼愉快，彷彿再過去一會我們就知道了我們爲什麼活着，爲什麼痛苦……假使我們能夠知道，假使能夠知道！

「軍樂奏的慢慢的低緩下來；庫雷庚很愉快的微笑着，拿着帽子和斗篷，安得列推着小

孩子的臥車。】

齊 (低聲唱道) Tara...ra...bumbia...siju za tumbia ya... (看着報) 反正都是一個樣！

反正都是一個樣！

娥 假使能夠知道，假使能夠知道！

幕下

880.55

5705-3

v.3

0528120

版初月一十年五十三國民華中

有所權版

印翻許不

集選劇戲夫詞契

妹 姊 三

譯華靖曹

人行發

林 文 吳

所行發

社版出活生化文

號八弄一路廊鎮海上
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
號四十二路通交口漢

所刷印

行刷印活生化文

角八元三價定

經分
店店
經經
售售



開
明
書
店
經
售

34 2

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



0528120



5
3

B2